

家庭與世界

九 梅 景
池 星 張
合 譯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印 行

1 9 2 6



家庭與世界

第二版

家庭與世界

印度泰谷爾著 魏金枝譯

第一章 畢馬拉的小說

第一節

母親，今日我忽然想起你分髮時的硃紅誌（Vermilion Mark）和你穿的那紅寬邊的衣服，以及你那雙深奧又和平的眼睛。這些事立刻來到我生命旅程中，好像一縷曙光，給我黃金條律照耀我的前途。

天現蔚藍色，我母親的面孔却是黑的，但佗有神聖的光澤，並且佗的美麗，可以蓋殺一切美麗的虛幻。

人都說我像母親。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常惱怒這一說。使我怨恨那鏡子。我想這是上帝的不公平道，竟使這顏色包裹我的肢體，——就是我的黑容不是我的罪過，但由些誤解到我這

兒來的，我要求上帝給我修補一切殘缺，就是預備使我長成一個模範婦人，好像有些史詩中所寫的。

當我提婚的時候，召了一個星相家來，他評我的手掌說，這姑娘有好命運，他將成一位理想的賢妻。

好多婦人聽說這個，他們說：這不希奇，因為他像他的母親。

我嫁與一個拉加(Raja)的人家(Raja在印度國是有爵人家)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很熟悉神仙小說中所描寫的公子王孫，但我丈夫的面孔不是這種，可使人想像在仙國裏的。他的面孔是黑的，像我的面孔一樣。我對於本身缺乏天然美麗，所有畏縮的感覺，就高起一點兒來了，同時一個悔恨的觸覺在我心中就有些躊躇了。

但有時候，這天然外貌迴避我們知覺的審察，並且進入我們心中的聖所，於是就自然忘却外貌了。從我幼時的經驗，我曉得供奉是美麗的本體，有時候我母親整理各種菓子，又專心用忙縫愛的隻手剝皮，放在白石盤裏，當我父親坐下吃飯的時候，我母親徐徐搖扇，趕

去那好多蒼蠅，它的服事就自然失落在超過外表的美麗中了。我雖在年幼，我就覺著那個權能，勝過一切的爭論，懷疑，和計算。那是純粹的音樂。

我記得很清楚，自我結婚以後，有一天早晨，我靜悄悄的起來，留心去取我丈夫足上的塵，並不驚醒他，（取足上的塵是一種尊敬的服事，又要輕觸被尊敬人的足，然後用自己的額觸取塵與手，爲子妻子者是隨便對他丈夫做這事）當這樣時候，我覺得我額頭紅誌燦爛像晨星嘍。

一天，他忽然醒來笑着問我：『畢馬拉那是什麼事？你做什麼？』

我永遠忘不了被他看破的那羞恥。他大概想我盡力作祕密的功德。但是不！我斷不是作功體。這是我婦人的心，就是因愛情起了崇拜的。

我這家從巴石司的時代就是名族，他的好些樣式是屬蒙古和巴德司的。還有好些習俗，是屬馬紐和巴拉石的。但我丈夫完全是新人物，他是家中頭一個人經過學校考程，並且得了M.A.（博士）學位。他的長兄因爲病酒死亡，沒留下孩子。我丈夫不飲酒，不浪費，對於家

庭禁酒是很奇怪的，因為多數人家很不以禁酒為合禮的呀。他們想像純潔只在運命不從天的（就是壞命運的人）那些人裏邊才能成的。純潔是包容污點的月亮，不是羣星。

我丈夫的父母死的早，他的老祖母作了一家的主母。我丈夫是他的眼中珠，懷中寶。所以佗越過好些吾風俗，決沒有困難處。有時候他引領支路比小姐來教我，並且作我的伙伴，也不管內外搖唇鼓舌的暗中一切壞話，他總有他的決心。

當我丈夫正要完他B.A.（美術）大學畢業試驗的時候去溫習他M.A.功課；因此他住在加爾加達去等考。差不多每日寫給我一封信，只「幾行」是簡單話，但他的開闊圓滿的筆跡照着我的面孔，呵！好溫和呀！我把他的信全保存在檀香箱，每天在花園裏採些花兒蓋到上面。

在那時候，神仙小說中的公子王孫都消失了，好像月亮消失在晨光中。我有我的真王孫，我心中登了王位。我是他的王后。他旁邊有我的坐位。但我實在歡喜的是我的真地位在他的腳下。

自此以後，我受教育了，並且介紹我入到新方言世代中，於是我寫了好些話，在那些平常散文中，彷彿使人報顏羞恥，若非因為我熟悉生命新本位，不然，我應該曉得，那個，恰像我生下是一個婦人，並不在我自己手中，所以說婦人的愛情中事奉的元素，不是像從羅馬詩中引證一種廢話，恭而敬之的用好筆體寫在學校女子習字簿中的。

但我丈夫常不給我崇拜的時機。那是他的寬大。凡從他們妻子要求純粹的供奉作為他們權利的那些人，全是懦夫。那就是兩方面的屈從。

他對於我的愛情，似乎用那財富和供奉的洪流，溢過我的限制似的。但是我的需用；對於施的較比對於受的多些，因為愛情是一種浮浪的，他寧使他的花開在路傍塵土中，不願插在客廳裏水晶瓶中。

我的丈夫不能完全和我們家庭古代遺傳的習慣相齟齬。所以我們每日歡聚的時候，是難得的（男人進婦人室，是不規則，除非在吃飯或睡覺的時候。）我常曉得他來見我的時候，所以我們會合完全注意於戀愛的預備，好比一首詩韻，經過音律的路程。

作完日工下午浴罷，梳起我的頭髮，重修我的硃紅痣又小心穿我的襟袷的衣服，以後從家庭職務的總紛亂中清理我的身心，就在這特別的時間，用特別的禮儀，供奉那惟一的主宰；每日我同他在一處時候很短，但是永長的。

我丈夫常說，夫妻在愛情中是平等的，因為他們有互相平等的要求。我決沒有和他議論過這一點，但我心中說供奉決非立在真平等的路上；不過在相遇的地平上高高舉起罷了。所以較高的平等快樂是永遠不變的；那決不能滑落到鄙陋的平面下邊。

我的所愛，你不希望我的崇拜，那是你的價值，但是倘若你收納了，你就給我做一件純粹的服務。你拿着裝飾我，教育我，和給我所要求及不要的東西，來表你的愛情。當你注視我的時候，我已經看見在你眼中有些深密愛情。我知道你抑制你愛我的情，有秘密的痛息。你愛我的身體，好像安樂園中一朵花。你愛我的完滿天性，好像由希有世尊賜給你的東西。這樣格外的奉稱使我心高氣傲，想這從天降下的一切財富，都是我自己的。但是這樣浮誇僅僅抑制潛伏在婦人愛情裏頭的自由。當我坐在這皇后位上，要求服從的時候，一

個婦人單覺着他能壓伏男子；這裏頭有什麼幸福呢？在孝稱中能降服自己驕傲才算婦人的唯一教星。

今天忽然使我想起在我們幸福的時節中，那嫉妒火簇怎樣的漲滿了我們的四圍。那是特性，因我不曾用一種時機踏進我的幸福中，並且不承認那時機呵！但人不能永久走好運，除非日日清付神聖的欠債，經過一長時期，才能使命運穩固了。上帝可以賜給好些福利，得並保持那些全靠我們自己的功績。哎！可惜福利都落在無價值的手中了。

我丈夫的祖母和母親兩人都是以美麗著名的。我的寡婦嫂嫂也是絕代佳麗，當那運氣挨次使他們孤寡覺得紅顏薄命。於是這祖母就發誓不主張他的孫子娶美婦。因為我帶着天賜的寶誌，使我得入這個家庭。——不然，我沒有到此地的權利了。

在這番華人家中，只有幾位太太受了尊敬的酬報。雖然，他們慣用家庭的方法，處理一切不失體面，好像用古代女王家的尊嚴誇張起來，雖然他們每天眼淚滴到酒泡裏，尚且不用舞女腳鐲的叮噠。我丈夫不染酒，在婦人皮肉市場中也浪費人格，這名譽足歸于我麼？

知道什麼魔力能安慰彼漂蕩人的心呢？這是我的好運氣，沒有別的事情，因命運證明完全與我嫂嫂無情，離黃昏尚早。他的宴樂已經完了，單剩下他的美麗的光，虛照空壁亮而又亮，可憐沒有協奏音樂呵！

我寡婦嫂嫂愛蔑視我丈夫的新思想。把那滿載着累代榮耀的家庭船，順着他的幼婦瀉船板揚帆放下去，是何等的背謬呀！我常常覺得有些諷刺。一個偷丈夫愛情的賊啊！在他無羞恥的新式裝飾裏藏着一種虛呵！我丈夫愛用新式顏色裝飾我那好多衣裳便喚那起嫉忌來。他把他自己態度打扮成一種花窗兒似的也不害羞啊！

我丈夫聽見了這一切話，但他溫厚過度。他常懇求我饒恕他。

我記着我一次告訴過他說：婦人的心是怎麼那樣窄小，那樣灣曲呵！他回答說：好像中國婦人的小足。豈不是社會強制使他們成了窄小灣曲的麼？他們不過是賭博時一種孤注，他們本身有什麼責任呢？

我寡婦嫂嫂向我丈夫要求東西，永沒有得不到的。他也不推想他的要求或是正當的，或

是理性的。但最激我怒的，就是他並未會因這個道一聲多謝。我丈夫約定我不背他說話，但使我心中更有許多的忿怒，我常覺着那仁慈有一種限制，倘若太過了，似乎使人看着像膽怯的樣子，我該告訴這完全的真情麼？我常願意我丈夫減一點兒俠氣。

我寡婦嫂嫂雖是長輩（Para Parai）不是青年，未嘗假冒聖潔（Para等於長輩Othava等於小輩在有階級家庭中。雖然寡婦等在他們丈夫分中只存着一種生活利益的虛名，他們的階級仍按着他們的輩數保存着長輩和小輩的名稱，接連着判別老幼的枝派，小輩雖有權力，依然屬幼枝派的。）他的言談，嘲笑，却是滔滔不絕，連他身邊的丫頭侍女，都是非常的臉厚。但並沒有人反對他，因為那不是一種家庭的習慣麼？因我有一位潔白的丈夫似乎走走好運，便使他眼紅。但是我丈夫不大憂愁他的品行，却只傷心他的運命。

第二節

我丈夫很熱心教我出閨關。

一天，我對他說：「我要外邊世界做什麼？」

他回答說：「外邊世界要你哩！」

若外邊世界好長久的沒有你會進行。那麼，他還可以更長久的進行下去。他不必因為缺了我就乾枯要死呀！

『讓他滅亡，我都願意呵！那對於我沒心煩。我是想我自己。』

『呵！真的呀！告訴我，你想你自己什麼？』

我丈夫默笑。

我知道他的道理。於是立刻反辯說：『！！你不要像那樣的預備脫離了我！我要問你這樣的出去哩！』

『一個人能常拿言語，完成一個目的麼？』

別說謎語告訴我……

我所要的事情就是我有你，你有我，在外邊世界更完滿些，那就是我們仍然互相負責的地方。

「那麼，我們在這家庭愛情中還有什麼缺乏麼？」

「在這裏，你全屬我。你不知你有什麼？也不知要什麼？」

我不忍聽你說這個。

我願同你進到這外邊世界的中心，並且真正相遇，僅僅擔着家庭義務前行。在家庭習俗和家庭苦役的世界中，過活一生！你不是那樣做麼？當我們在真世界裏相遇，又彼此相認，那時候我們的愛情才是真的。

倘若在家庭對於我們的完滿相認那些障礙，那麼，我就沒什麼說的了，但是我已經覺得沒有缺欠。

好！倘若單在我一方面有障礙物，那麼，你爲什麼不幫助我除掉他呢？

這樣的辯論時常遇着。有一天他說：貪食燒魚片的人，照他的需用把魚割開，毫不懊悔，但是愛魚的人，他願意使魚在水裏快樂；倘若那不能，他就在河岸上等候著；雖然他沒有見魚，回得家來，尚且曉得那魚都是「得其所哉」的。完全獲得，是最好不過的，倘若不能夠，那麼，

第一次最好獲得是要完全喪失囉！

我決不喜歡我丈夫對於這個問題所談論的道理，但那也不是我拒絕出閨閣的理由。他祖母還活着哩！我丈夫和二十世紀的家庭滿有百分之以上，對他的趣味是反對的；但他毫不埋怨忍受着。倘若拉扎家庭媳婦離開閨閣，他還要一樣的忍受着。（媳婦的名譽在印度家庭階級中是重要的）他已經預購這件事了。但我沒有十分重要的想這事，怕使他痛苦的。我在書中讀過那我們叫籠中鳥。我不能夠說別人。但在我這個籠中我有宇宙中容不了的好多東西，這至少是我那時所感覺的。

這祖母到老年時很喜歡我。他喜歡的裏面是想那福星照着我的命，所以我能吸引我丈夫的愛情，人類不是天然傾向下流的麼？一般婦人雖完全美麗，無人能阻止他們丈夫陷入死亡的火坑裏，他信我是能滅全家致命傷的火，所以他常放我在心坎裏，只怕我絲毫有一點不爽快。

我丈夫爲修飾我，從洋貨店買來衣服首飾。他的祖母是不喜歡的，但他又來回一想心

裏說：凡男人都有些荒謬的嗜好，不然一定要另外銀費的盡力遏抑他們的奢侈，是無益的，只要他們不大敗壞，我一個人就很喜歡了。如果我尼克海爾不忙裝飾他的妻子，那不定又對麼？甚人花費他的錢哩！因此無論什麼時候，有些新衣裳造來，他常召我丈夫，且使他很快活。

於是乎我祖母便改變了他的趣味。近代的影響落在他身上很利害的，倘若我不給他講英文小說，他的晚上就不能過了。

他祖母死後，我丈夫願意我和他住在嘎勒哥達。但我自己不願意去。這不是他經了千辛萬苦小心翼翼維持下來的我們的家麼？倘若我棄了他，去住在城內那不落得人吃罵我麼？這個思想制住了我，彷彿他底靈位帶怒瞧着我似的。那位尊貴的老太太八歲時來到這個家裏，死於七十九歲。他沒過一天好日子。命數向他胸中一次一次的拋箭。箭箭但能不住出抽的他的不死精神來。這個大家完全用他眼淚洗出來的。我離了他去踏嘎勒哥達的塵土做什麼？

我丈夫的思意是乘着個好機會，讓我嫂嫂安然管理家務，同時讓我們在嘎勒哥達中另覓枝棲去生活。那恰是我很難贊成的事。他不耐煩我丈夫的幸福，敢因為這個教他受報酬麼？況且我們幾時才能轉回家呢？那時，我還能占我先頭的位置麼？

我丈夫說，你要那位置做什麼？在生活裏頭沒有再寶貴的東西了麼？

男子們永不明白這些事體。他們在外邊世界中，有他們的窠巢；他們不曉得成家立業的一切事情，在這些事情裏邊，他們應服從婦人的指導；在那時候我有這樣思想。

我覺得真正要點，就是各人要站在各人的權利上（各守本分的意思）自己走開，把一切的事體讓於仇敵執掌，那就沒有不失敗的了。

但是我丈夫爲什麼不強迫我與他同去嘎勒哥達呢？我曉得這裏邊他不用他的權力，正因他有權力。

第三節

倘若一個人漸漸插足到日夜相交的山峽中間，將要得着一個漫漫長夜，但太陽一出。

黑暗已消。一時足可壓服一個無光景。

一日瑞地石的新世紀來到孟加拉中間（瑞地石係愛國運動，起首足經濟的，不是政治的，主要目的就是工業的激動）但論他怎麼樣來的，我們沒有看清楚那幻景。沒有接連從過去到現在底漸傾的斜坡。因為那個緣故，我想，這新世代進來好像一場洪水，顛覆溝渠，掃除我們從前一切憂懼。我們就沒有工夫去想像或明白已遇着的是什麼？或者將遇着的是什麼？

我的觀察，我的思想，我的盼望，和我的慾望用這新時代的熱情變成紅的了。

在這時候，雖然家庭的四壁（就是我心中那最終的世界）尚未破壞，我還企望那遙遠的地方，我從遠地平線聽見一這聲音。他的意思，我不完全清楚，但他的招呼，一直到我心裏來了。

我丈夫從這時候早已是高等大學的學生子，他極力去獲得要由在本國人民生產的東西。在我們縣中有好多的古樹。他想發明一種蒸汁的機器，煮汁成糖或糖漿。我聽見說，已

經有一種大好結果，單是收獲金錢多過蒸汁，後來他歸結到我們要復興實業，不是接續着爲我們要一座銀行。在這時候，他盡力教我政治經濟學，若單是這個也不害事，但他頭腦中，教鄉人都這個企圖，好比爲長提開條馬路，於是乎他實在開設一座小銀行來。用高利息，使要鄉人熱心積蓄他們的金錢在裏面，結果，銀行被收沒了。

管財產的老吏們，覺着煩惱害怕了。有一個，他歡喜在敵營中，全家裏僅我丈夫的祖母保存不動。他常責罵我說：『你爲什麼這樣苦惱他呢？財運使你煩悶了麼？我好多次看見這財產在法庭剝奪者手中啊？男兒們能像娘兒們嗎？男兒們天生是放蕩的，單知道怎麼花費。孩子來呀！你自己數數你丈夫沒有花費的財產還有麼？』

我丈夫俠義記錄是很長的。他常幫助一切苦人，就是那些要發明一種新織機，或剝皮機器歸失敗的人。但是使我最惱恨的就是巴卜常藉口瑞地石工，誣詐他。當他要發行一種新聞紙，或爲傳布主張要游行，或因用他的醫生勸告要改變空氣，無論幾時去，我丈夫也不問甚麼，就拿錢供給他。此外還從他受正式生活津貼，最出奇的地方是我丈夫和巴卜兩人

的主義並不合。

當瑞地石的暴風雨使我血液沸騰時，我對我丈夫說：『我一定燒我一切外國衣服』

他說：『爲什麼燒他們呢？隨你的便，不長穿他們就是了。』

『我隨我的便麼？不是在今世！』

『很好，那麼，你一輩子不要穿他們，但爲甚麼做這煙火事情？』

你要在我的決心裏反對我麼？我要說的是這個，爲什麼不盡力建設些事情呢？在這破壞奮興中，你連十分之一的精力，都不要費。

這撲奮興給我們建的精神。

『這是多說的話了，倘若你不放火，你不能燒這房子。』

這時候，又有別的煩惱來了。當支路比小姐初來到我家的時候，有一個大擾動，那擾動到後來習慣了便平靜下去。現在這全體事情又重新激起來了。以前對於支路比小姐是歐洲人或是印度人，我並不心煩。但現今我就心煩起來了。我對我丈夫說：『我們定要離開支』

路比小姐。

他沒答理我。我又激烈的告訴他，他滿心不高興的走了。

哭了一陣以後，當我們晚間相遇時，我覺得更有理由的樣子。我丈夫說：我不能經疑雲
陪霧去瞧支路比小姐，正因他是英國人。相識這樣久了，你不能越過他名字的國界，你不能
看出他愛你麼？

我覺得有點害羞，就用些俗俚話回答：『讓他住下罷，我不愁打發他走路。』

支要比小姐住下了。

但一天有人告訴我說，他上教堂去。被一個青年跟着侮辱了他，就是我們幫助的那個
孩子，我丈夫趕他離家。那一天沒有一個人能原諒我丈夫那個行爲，連我也不能。這時候支
路比小姐，覺着是爲他自己發的。當他來告別的時候，就流出淚來了，但我的怒氣還沒消。如
此的誹謗這可憐的孩子！並且是這樣一個好孩子。他熱心爲瑞地石當忘記他每天的沐浴
和食物的。

我丈夫用他自己的馬車護送支路比小姐到火車站上。我不知他去的太遠。當這件事情出來惹起公共的誹謗。在各新聞紙上發見的時候，我覺他是夠受的了。

我常惱怒我丈夫的行爲，但以前決不害羞，現在我却替他害羞了，我不確實時候，我也不留心，那可憐的諾蓮對於支路比小姐做了甚麼錯事沒有，但在這般時候，就這般事情，未免過於苛責啊！我當然惱喪了諾蓮，抗拒英國婦人的激烈精神，我對於我丈夫不明白這單純的事體，不能不見作胆怯樣子，所以我爲他害羞。

然而我丈夫尚且不是怕扶助瑞地石也不是隨意反對這理由。單他不能全心領受這邦地馬達拉的精神。（邦地馬達拉係印度國民運的哀歌）

他說：『我願意服事我的國，但是我崇拜我所服事的正氣，遠勝過我的國。去崇拜我的國，好像一個神靈去帶一種禍根於國。』

第二章

第四節

時巴卜帶着他的伙伴爲傳播瑞地石來到我們隣舍。

在我們寺院中，開了一個大會。我們婦人們坐在旁邊慢後。邦地馬大拉凱旋的喊聲迫近，我聽着很是震動。忽然有一連跳足包頭巾的青年，穿着教徒赭色的衣服，闖進大庭中，好像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光景，一道洪水泛入洄溝來。巴卜穿過衆羣，坐在一張大椅子中，被十位或十二位青年弄起來。

Bande Nataram, Bando Nataram, Bando Nataram,

呼聲，宛似天宮破裂散作千萬碎片。

以前我見過巴卜的像片。我不十分喜歡他的面容。不是爲他醜絕不是的；他有一幅漂亮美麗的面孔。但是依我看來，不管它怎麼漂亮，總有些卑賤的樣子。也不知甚麼道理，他眼中好像不露真光。我丈夫不問情由給他一切要求的東西，就是我不喜歡它的緣故。我並不吝惜金錢；但想起他拿友情的面子欺騙我丈夫，我是煩惱的。

他的態度不是禁慾主義者，也不是一位中庸的人，但是豪華過分的似乎愛快樂……

好些。回想今天都到我心中來，沒有法子銷除。

雖然，當那天下午巴卜演說起來，羣衆的心都被他的言語煽動激昂的不了，好像他們要打破一切束縛，我便看見他們幻變了。特別當他的面貌，被那款款落日的光綫反射的時候，那光綫好像現在涼亭屋頂下面，我看他好像被諸神指示，合諸天使對於臨死男女們一般。

他的演說，從頭至尾，每發一句話，是個暴風雨似的迸裂。他的堅強信念是沒有限制的。我不知道將要怎麼樣，但我覺得，我忍不住從我面前推開了帷幙，兩眼注定了他。羣衆中還沒有留心我的行爲，但是即刻我注視他的眼，好像天座諸星發圓滿的光照在我面上。

我是完全不自覺的。我已經不是拉迦家的太太了，單是孟加拉婦女的代表。並且它是孟加拉的傑士。當天發光照着它全身的時候，它受了一位婦人尊崇的祈禱……

我看得清楚，當它瞧見我以後，它的言辭如火炎炎的燃起來。印拉（印度火神）的神馬，不受羈絆，好野雷鳴電閃一般奔來了我心裏說，它的言語使我雙目起火；因爲說我們婚

女不單是廚中的火神，並且是靈魂本體的火燄。

那天黃昏，我帶着新榮喜的光輝歸家來了。我覺得那暴風雨在周身轉動起來，由一個中心到別一個中心，好像希臘的老處女，我欣然爲我的英雄割去我的長光髮，造一條弓弦。倘若我外面的裝飾和我內情接合，那麼，我的項環、臂環、手鐲，都要裂開，束縛好像一陣流星飛落過去的。我覺着，只有自身犧牲，能夠使我忍受這意氣的騷動。

這些時候，我丈夫回的家來，我戰戰兢兢地，惟恐它用那餘音在耳的凱歌聲兒發一腔調，又恐怕它爲狂信真理，對於下午所說那話，表示不贊成。因爲那時候，我就要明目張膽地反抗它，屈辱他，但它沒說一句，我不喜愛的話。

他應該說：「巴卜使自我已覺悟，現在我知道我從前怎麼錯誤了。」

我稍稍覺着他是挾嫌不語，因爲他很願狂熱的。我問他，巴卜在我們這裏預備停幾多時候，我丈夫說：「明天早晨，他要到浪堡。」

明天早晨，一定麼？

是的，他已經約定，在那裏演說。

我默然停了一回兒，又問他。

「他不能在此再多住一天麼？」

「那怕不能夠的，但是你爲什麼？」

「我要請他吃午飯，我自己陪他。」

我丈夫驚嚇了。當他平素請特別朋友吃飯的時候，常求我出來陪客，但我自己決沒有允從過。他默然吃驚的注視我，露出一種我頗不明白的態度。

忽然我覺着動了一種羞恥的念頭。我喊：「否！否！不做啊！」

他說：「爲什麼不啊！我自己去問他，倘若全然能夠，明天一定請他住下。」

結果完全能夠了。

我要說實話。那天，我責備我的創造者！因爲他沒使我生的優美，不因爲去奪別人的醜，但因爲美麗是光耀。在這大好日子中，鄉村的男子們，都要在那婦女中認出那女神，唉！倘若

外面美麗有缺點，男子眼中就不能認爲女神，巴卜將顯然在我身中看出母國的沙克梯麼？或者，他只把我當作一個平常家庭的婦女麼？

那早晨我垂髮，成一個鬆結敷的香噴噴的，並用一條紅綢花結巧妙的襪。大家曉得，午膳是在日中預備下了，我沐浴後，沒有工夫乾我的髮。用一平常法子打起辮來，我穿一件金邊的白紗衣，我的短袖細紗短衣，也是金邊的。

我覺着我的衣服有一定限制，那不能再朴素了。但是我寡嫂忽然走過來，呆呆地立在我面前，他從頭至腳打量我一遍，混合嘴唇笑了一笑。我問他甚麼理由，他說：「我贊成你的打扮。」

我頗煩惱着問道，「爲什麼這樣周旋呢？」佗說：「那是華麗的。我單想有一件低領英國婦人胸衣，可以打扮完全了。」當他離開這屋子的時候，不單他的口和眼，連他全身都好像忍不住譏笑的樣子。

我是很發怒的，並且要更換一切，穿上每天的衣服。但是我不能確實說，爲甚麼我不能

直情逕行。婦女是社會的裝飾，這是自己理論！倘若我穿卑陋的衣服，走到巴卜，我丈夫決不喜歡。

我打算他們坐下吃午飯後，我再出來。在這忙迫張羅中，第一件煩累算經過了。但屆時，我丈夫召我去引導客人。我覺得當面兒巴卜很害羞，但雖然我自己足能提起精神來說：『我是對不起，因午飯做的遲了。』

他傲然來了，正坐在我旁邊，他說：『每天我得一頓換樣的午飯，但那些女神總在曠後看我。現在女神本身出現了，就是午飯遲些也沒有關係。』他的態度和當衆演說時候一樣的熱烈，它決沒有躊躇，似乎是習慣的樣子，沒有爭議，便選擇他的坐位。他要求正當的友誼是很確切的，彷彿爭論禮儀反有罪過似的。

我惟恐巴卜以我爲受無味的舊式束縛有畏縮的樣子。論到我平生，不能像這樣的在答話中閃耀着眩惑他。我很驚疑在他面前開這樣一種背謬方法，自表我能夠有什麼呢？

午飯吃過了，我預備逃避，但巴卜傲然如平常，自己攔住我的去路。

他：『說你不要想我是貪食的。留我住的不是這午飯，乃是你的邀請。倘若你現在要跑去，那麼，你算不公平待客。』

倘若他不是平易近人說出這些言語，那就失却音調了。但是畢竟，他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所以我好像他的姊妹。

當我努力高攀這特別親密的時候，我丈夫來和解着說：『你吃午飯後，爲什麼不回到我們這兒來呢？』

巴卜說：『但是在我們讓你去以先，你應當給一句話。』我微笑着說，我來。

巴卜接續着說：『容我告訴你。我爲甚麼不能信任你。尼克海爾婚配已經九年了，這一切時你總避我。倘若你再這樣作九年，我們就決不能再遇了。』我從他所講話中採取這精神，因而底聲回答說：『總是那麼着，我們爲甚麼就不相遇呢？』

算命的告訴我。我要早死了，我祖宗沒有一個活到三十歲的。現在我已二十七歲了。他知道這要客氣了。這時候我低聲未免有些模糊，便說：『全國的福祉一定轉移諸星。

的惡運。」

「那麼，全國福祉，應當是女神親口傳滿了。這就是我所以怕你轉身走了，並且教我的驅邪符又要從今天起首了。」

巴卜有些惡風暴雨處事的法子，使我沒有工夫惱怒，那決不許別人對我這樣的事。他帶笑收場便道：「所以我要拿你的這位丈夫爲質，有等到你回來。」

當我走去時候，它喊叫道：「我可以煩你一點兒小事麼？」

我驚動轉過身來。

它說：「別害怕。不過要一杯水，你應看見我吃午飯並沒喝些水，緩一會我用他一點。」

在這時候，對於這個我作一種有趣的表示。並問它這理由。它便說起它的飲食不化的歷史。它告訴我，它如何爲這個作了七個月殉教者，並且經過討厭治法，如何包含種種對症醫治，輕劑醫治危險方法，如何它才用了一個單方收了最希奇的效果。

它笑着又說：「你知道麼？上帝製造疾病，也要用這樣一種態度，就是歸到瑞地石丸藥。」

的爆裂下面。』

這時候，我丈夫開了口囉。它說：『你當自白，你對外國藥劑有一個吸力，像地球對於流星那樣廣大。任你房中有三個架子裝滿了……』

巴卜插進來說：『你知道它們是什麼？它們是懲罰的巡警。它們來，不因為它們要求甚麼？但因為它們用近代的法則欺騙我們，強求租稅，加害身體。』

我丈夫老認這形容過度的話，並且我見它不喜歡這個。但是，一切裝飾都是形容過度的。它們不是上帝造的，但是人爲的，我記得有一次，我爲辯論些虛僞話，我對我丈夫說：『只有草木鳥獸告訴不定的真理，因這些可憐的東西沒有創造的能力。在男人們中間對於下等動物表示它們的優秀，並且婦女們要壓服男子們裝飾的浪費，不是適合一個婦女虛僞的浪費，也不是的。』

當我出來走過迴廊要到閨房的時候，我見我寡嫂靠窗站立，從那繪色窗縫窺視那接審室。

我驚駭問它說：「你在這兒麼？」

它回答說：「檐下竊聽啊！」

第五節

當我轉回來的時候，巴卜親切說明。它道：「我害怕我們損傷你的食慾。」

我很覺着羞恥。真的，我吃我的午飯快的太沒法度。少有一點計算，就可以十分表明，我不勝於食。但我沒有從到有人能夠細算。

我從巴卜看破了我的羞恥感覺單有增大。它說：「我曉得，你有野鹿逃去的感想，但是你要耐煩守你對我的約束，那是一件大有趣的事情。」

我不能想出些合宜的回答，所以我在睡椅一端坐下。面紅耳赤，心不安，我自身有個幻想，像婦女的沙克梯似的，它化身推載巴卜到我面前，是莊嚴的，無愧色的，通是我缺欠的。

巴卜同我丈夫慢慢的辯論。它曉得它銳智在一辯論中能速達到最好的效果。我早已時常察看，無論何時我要表現，它在舌戰中，決不失一機會。

它是探知我丈夫的意見，在 *Pañcā bhāraṇa* 的崇拜式上，於是用一種激烈法子開口：『對於愛國事業中的想像你能容許一種情願麼？』

『巴卜我應許，它有它的地方。但我不信給它全地方，我知道我的國是在它清白實質裏頭，因為這個我害怕并害羞去用那愛國催眠術。』

『你叫做催眠術。我叫做真理。我實在信我的國是上帝我崇拜人道上帝自身表現在人裏頭並也在它的國裏頭。』

倘若是那你所信的道理那麼人和人國和國中間對於你就沒有什麼分別了。

『實在不錯，但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的人道崇拜是連合我的國家崇拜。』

『我不反對你這樣崇拜，但是你想實行你的上帝崇拜，怎麼能仇恨上帝一視同仁的那些別的國家呢？』

『仇恨也是崇拜的附加物，(阿求那) (*Arjuna*) 得馬哈的夫 *Mahadava* 寵惠就是由於和它爭力。倘若我們預備給上帝戰爭，上帝到底與我們同在。』

『倘若如此，那麼，有些事國的，有些害國的，那些人都是上帝信徒，那麼，你爲什麼煩心去傳愛國主義呢？』

『對於本國的地位，是有分別的。在那兒，心中明明要求崇拜的。』

『倘若你把這樣論調再推進一層，你能夠說，自從上帝表現於我們心中，我們身體應在其餘一切人面前被崇拜的。因爲我們的天性要求那個。』

『尼克海爾你瞧，這都是乾燥無味的羅輯。你不承認像有情那樣一種東西麼？』

我丈夫回答說：『巴卜我告訴你這真的。無論什麼時候，你盡力經過不義作爲一種義務，經過不公平作爲一種道德理想，我的一切感情都被傷害了。這事實是因我不能偷盜，不能歸罪於我有羅輯才能，但我有些尊敬本身和愛理想的感情。』

我心中憤怒。我到底不能再默然了。我喊叫說：『各國的歷史，或者英國！法國！德國的，或者俄國的都不是因有自己國家去偷盜的歷史麼？』

巴卜勸解說，『無論如何，我們爲甚麼不一致呢。讓我們先拿盜賊充滿國庫，然後倘若

定要我們解說再像別國一樣經過好些世紀去回答他們。但是我問你，你在歷史中那裏能找出這個回答來呢？」

「當羅馬回答它的罪的時候，沒一人知道的。那一切時候對於它的繁盛清清楚楚沒有限制。但你沒看見一件東西，它們的這些政囊怎麼用詭騙爆裂了呢？在那些政囊的重量下面怎麼壓壞它們的背呢？」

當我丈夫與它好多朋友互相辯論。我以前決沒有自己參入的時機，無論甚麼時候，它和我爭論，我覺着它討厭把我推到一邊。這是討於我從愛情中起來的。今天頭一次我在這舌戰中看見它的舌鋒巧妙。

無論如何，我心中不受我丈夫的論旨。我就爭着找些回答，但回答不來。有時候當「正義」這句話來到一種辯論的時候，發出一種不好聽的話來，說這一種東西利用着太好了。

巴卜忽然拿這問題問我說：「你對於這個怎麼講呢？」

我卒然說出，我不留意說漂亮話。我要大概告訴我所覺的。我只是人類。我是貪慾的。爲

我的國我應有些好東西。倘若我不得已的時節，我就要搶奪它們，竊竊它們。我會憤怒。我為我的國憤怒。倘若必要雪國恥，我就必要大殺戰一番。我的慾望是迷惑的，這迷惑必定由我國家用有體形况供給我。它定些顯著的信記，把那符呪投入我心中，把我的國家作一個人看。稱它為母，為女神，為都爾嘉！對於它，我用犧牲的祭品染紅這地球，我是人類，不是神。

巴卜手鼓脚舞我喊叫說：「真好呀。」過一回，它本身改正又喊叫說：「弄得馬達拉！」
(悲歌名)

一種痛苦的形色到我丈夫面下來了。它用一種最柔和的聲音對我說：我也不是神。我是人類。所以我不敢做這惡事，就是我自己誇張我國家的偶像！決不啊，決不啊。

巴卜喊出：尼克海爾你瞧真理在婦人心中。怎麼樣帶血肉之軀。婦女知道怎麼是暴虐；它的怨毒好像一種鹵莽的暴風雨。那是美麗的恐嚇：在男子身中，那是醜陋的，因為那裏邊停居着真理和思想的咬蟲。尼克海爾，我告訴你，教我們國家的是那些婦人。現在不是十分艱慮的時候。我們一定作直往，不顧理性的野獸。我們一定要犯罪。我們應當給我們婦人紅。



草鞋的塗油。用他粉飾我們的罪。你沒記着詩上所說的麼？

「罪來了，啊，美麗的罪呀！」

讓。你。那。激。刺。的。紅。接。吻。注。向。凶。紅。酒。肉。侵。入。我。們。血。中。吹。響。這。專。制。罪。惡。的。號。筒。用。歡。雀。躍。無。法。的。花。圈。戴。向。我。們。的。額。項。呵！污。辱。的。神。聖。嗟！用。那。不。名。譽。無。羞。恥。的。黑。泥。污。了。我。們。的。心。胸。

把那不樂意毀壞的正義，墮落無用。

那時候，巴卜昂頭站立着，在這一時衝動中間，它污辱了那一切人的最高的惱恨，就是一切國家中和一切時代中，一種直通過我們身體的震動。

但它用一種脚印，接續它的宣言：「我聽見你是那火的美麗精神，能燃燒這家庭的灰燼，並用惡餓燒了那更大的世界，給我們徹底破壞的勇氣，一切慈悲布施，是有害的。」

巴卜的末次告願，不是明白對於誰的。怕是用它的悲歌去尊敬它，或者是它的國家婦人，或者是那代表，就是在它面前的婦人。它是要用這樣奮力更向前進。但我丈夫忽然從它

坐位上起來了。輕輕的摸觸它的肩說：「巴卜滄浪子巴卜下來了。」

我轉過身來的，但見門旁有一位恬靜威嚴的老紳士，正在進退兩可之間。像有一種落日溫光觸到它的面上。

我丈夫走近我前悄聲說：『這是我的先生。我時常告訴過你的，向前施禮好了。』

我鞠躬尊敬它，並且打它腳上的塵土。它給我祝福說：『我的小奶母，上帝可以保護你。我在那時候痛恨用這一種祝福的話。』

尼克海爾小說

第一節

一日我有這信仰，確信我能夠担任從上帝來的一切事。以前我決沒有經驗。現在我想經驗要來了。我常常想像我所遇的各種罪惡——窮乏，牢獄，不尊敬，死亡——連畢馬拉的去試驗我的心力。當我決志，自謂我能夠領受這些事體的時候。我確知我不誇張。單我決沒有想像一件事體，今天我所想的一切，我實在能担任不能。還不一定，到處有刺我心的荆棘，當我要

做每日事工的時候。常給痛苦。就是我睡覺的時候。也不敢鬆，只有早晨我醒來的時分。我聽見這花彩飛過天空。那是甚麼。有甚麼事體呢？我的心中變成很有知覺的，所以連我過所遇的假快樂生命，似乎是用虛偽壓迫我真心；迫近我的羞恥和憂愁，都失它們的覆藏了，它們才越努力去戴鬼臉。我的心。已變成一切眼。凡我不能瞧見的一切東西，和我不願瞧見的一切東西，——我一定瞧見這些了。

到底我惡運在牽延次第的暴露中顯出它窮乏來。那日子已到了，這一切無盼望窮乏佔據我心中的地位。完全似乎有勢力的，我已對我幼時九年幻想付過例費，現在又拿利息歸到真理中，直要到我的末日。

努力去保守我的驕氣有甚麼用處？倘若我懺悔我會缺乏的事體有甚麼損害？大概那是無理取鬧的事。就是婦女們在男子們裏邊去發見愛情。但力量單是一種勇壯的表彰麼？力量對於蹂躪軟弱沒有疑惑麼？但爲甚麼有這一切的辯論呢？價值不能單由爭論得來的。並且我是無價值。無價值。無價值。

倘若我是無價值，那麼是什麼愛的真價值，就是時常用自體奢華。賜福于這無價值。因為價值在上帝的地球上有多報酬。但上帝對於這無價值特別保守愛情。

迄今畢瑪拉成了我手製的畢瑪拉了，就是限制地方的結果。和微細工夫的日程，我自問，我會受它心源湧出來的愛情麼？或者它只像用社會市鎮上的汽機抽出的水管每日預備麼？

我希望發見畢瑪拉榮貴在它一切真理和權能中。但我忘了計畫這件事體。就是倘若有人發見一個人自由在真理中露現，那人必定捨棄那建設權力上的一切要求。

我為甚麼不想這個呢？這是因丈夫所有的驕傲過於它的妻子麼？不是。是因我放這最圓滿真理在愛情上。我徒然想我身心中有權力能在那可敬的類體中看見真理，這是誘惑的天命，但我仍然固持著我的驕傲的決心，來戰勝這經驗。

畢瑪拉在一件事體中不明白我，它不能完全真知我所持的一切負擔力很懦弱。這軟弱的大胆，是不正直的。

並且趕忙經過不正的短割去收果。畢瑪拉沒有忍耐的忍耐。它愛瞧男子們的暴躁怒發不義。它的尊敬，定有害怕的原素。

我盼望畢瑪拉自己在外邊世界中尋找著自由，可以脫離它的專制沈迷。但現在我覺著這沈迷確乎深入到了它的天性中了。它的愛情是為那暴躁的，為愛單純恐懼的生命。它從舌尖到胃窩，定用紅椒去制燭，但我的果斷，決不用刺激性流質所鼓動的暴烈去做我的義務。我曉得畢瑪拉很難尊敬我。拿我狐疑當軟弱，——它十分怒我。因為我發狂喊唱「悲歌曲」。論到那件事體。我就和我全國人不適合了，因為我未曾加入它們的筵席。它們猜我，或者羨慕甚麼利權，或者是怕那警察。在它們那邊的警察疑惑我隱藏著好多的陰謀和反抗。我實覺著有好多人，在它們國家，一種知識中確乎如此熱心而找出食物的，或者有許多。人正因它們是人，所以不愛人的，它們為維持它們的激昂，必須叫呼並崇拜它們的國家。那些人愛激昂勝於愛國家。

極力高捧我們的迷信超過真理，就是一種奴隸遺傳性的記號。在我們一切心自由的

地方。我們便「爽然自失」，我們臨終的活動，對於它的駕馭者，定有些個奇想，或一個權力，或使它活動，從婆羅門學者得一種教令。

當我們未近真理的時期中，是不能不被些催眠刺激所移動，我們定知道我們缺乏自制的能力，無論我們的態度如何，或者我們要用些幻想的幽靈，或者用些驚人的真術士。

他日，散地波責我缺乏幻想，這個是阻礙我，從一種顯像中實現我的國，畢瑪拉和它一致的。我沒有說些反駁話，辯論就是得勝，也不能領我到幸福。它的異見不屬於智慧，不平等，但屬於自然的差別。

它們責我沒有幻想的，——依它們說，我有油在我燈裏，但沒有餓。於是我對它們有確切的駁論。我便對它們說：你們黑暗，恰似火石一般。你們一定有暴烈的衝擊，霹靂一聲可以迸出火星來。但它們的碎光，僅幫助你們的傲慢，不幫助你們的了解。

我查考好多時候，知道散地沒有一種大食欲。它肉慾的感情使它對宗教懷着妄念，並且使它愛國主義中轉成一種暴虐態度。它的智慧是精緻的，但它的天性是粗魯的，所以它。

在大名之下誇耀它的私慾快意思仇，差不多是它家常便飯。從前畢瑪拉常常忠告我說：它愛金錢，我曉得這個，但我自己不能和散地波破裂，我自己辜負畢瑪拉好意，很覺得羞恥。

雖然，今天對於畢瑪拉很難講散地波愛國僅是貪自愛的一種變態。畢瑪拉崇拜英雄散地波，使我躊躇不能再討論它，惟恐嫉妒的感觸令人不知不覺的，言過其實。我既看透散地波的怪像，心中好生痛苦，與其留在我心裏，還不如說出來痛快些。

第一節

我曉得我的主人三十年它不怕毀謗，不怕災難，連死也不怕的。我生下來好像交付到我們家庭裏，除過它用平安和真理和靈覺在我心中建造它自己的生命，然後它能使我在那真理中實現出仁慈來，我幾乎沒救了。

那天，我主人向我說：「還留散地波在這兒麼？」

它生性對於一切惡兆立刻感覺是很災敏的。它不容易變動，那天它忽然覺着煩惱，難道我還不知它怎樣愛我麼？

在飲茶的時候，我對散地波說：我才接到從拉浦爾來的一封信，它們責備我隨便留你。你幾時可以去那兒呢？畢瑪拉酌茶，它的臉立刻沉下去了。它使眼色看散地波說：「到處流浪，是費力氣的，我覺着倘若我打一個中心點作工，那麼，我就可以成就些更永久的結果。」

於是它瞧着畢瑪拉問：「你不是這樣想麼？」

畢瑪拉躊躇不決然後說：「兩條道似乎都好，——或從一個中心點作工，或週遊各處。看那條道路較安全點，你就走那條路好了。」

散地波說：「那麼，讓我說出我的心腹話來。我還沒有尋見一個靈根人足使我為善的。所以我時常移動，各處激勵人民的熱情，從熱情中，我順次拉出我自己力量來。今天你把我國的消息傳給我，我沒看見別人有這樣的烈火，我能夠從你借烈火布滿熱情於我國中。哎，你沒害羞麼？你是過於謙卑和疑惑。你是我們蜂房的王后，我們是圍繞你的工人，我們的中心我們的精魂。」畢瑪拉滿臉發紅帶驕羞起來，當它倒茶時，它的手都顫了。

又一天我主人向我說：「為甚麼你們倆不往但吉林逛逛去呢？你樣子很不好，你是沒

「陸足罷。」

到黃昏的時候，我問畢瑪拉，它可有意遊山，我曉得它有一個看希馬拉亞山的大望。但它拒絕了。我想是爲國家的緣故。

我定不失了我的心。我要等候。從窄道向寬大的世界去，一定有暴風雨的。倘若它熱悉自由，我便曉得我的地點。倘若我查看出來，我不知外世界的秩序相合，我就不和我的命運爭鬪，但靜靜的告別……用勢力，但爲甚麼呢？勢力能勝過真理麼？

散地波

第一節

虛弱人說：「我所享受的，就是我的。」軟弱人承認了。但是全世界的教訓是這樣的：「我能搶奪的東西才真是我的。」我的國不是我的，因爲他只是我生的國。我幾時能用勢力得着它，那才是我的哩。

人有個自然所有權，所以貪望是自然的。安心被剝奪那不在自然智慧裏邊。我心中貪

求甚麼？我的四圍就供給甚麼？這是在世界中我們內外天性中間的唯一眞解，讓道德的理想爲那些望大力弱的貧病動物存留着。能用它們的全精神付慾望，用它們的全副心腸享受，這些人沒有躊躇和猶豫，它們便是沐了造物的膏澤。自然鋪張最富的資財，爲它們施恩，它們浮過小河，跳牆踢開門，它們自己隨便取那些有價值的東西。因這樣的人才能歡享，這樣勉強彷彿是給一種價值。

自然自行降服，但降服於強盜。因爲自然歡喜在這強力的願望和這強力的欺騙中，於是自然不戴喜愛的花圈圍繞這禁慾主義的瘠瘦項頸。結婚的音樂敲響了。我決不宜過這結婚的光陰。我很熱心。那麼，新郎是誰呢？那是我，這新郎的地方，屬於那手握火把按時而來的。它這新郎自然的結婚是不期而來的。

害羞罷否？我決不害羞阿！我要求我所欲的東西，在我來取這東西以前，我不常等著這要求好些人被它們本身的猶豫奪制了。因它們被謙遜的名辭所苦惱。我們生到的這世界，是真實的世界。有時候，一個人空手空腹離去這真物市場。只用大聲的言語注滿它的口袋。

我疑惑它到底爲甚麼進到這艱難世界。這些人們果能脫離這宗教世界美食的職務。在這無花空氣樂園裏，吹一曲虔敬的音調麼？我不愛那些音調，我也不在那些花中尋我甚麼供給。

我所願的，就是平常和最高的。我要用我兩手兩腳搓擦著；我要塗滿我的週身；我自己要吞之滿腹。有些人自己靠著它們道義禁食疲乏了，直等到它們變成了扁平和土色的，像餓虫擾害一種涼床似的，這樣微細的簫管決不到我的耳朵裏。

我不能藏匿東西，因爲那卑怯。因爲藏匿是滿有用的，而我不能藏匿也是卑怯。因爲你有你的食望，你建築你的牆。因爲我有我的食望。我毀壞了他。你有你的權力，我用我的技藝，這真是生命的實現。因此倚靠王國、帝國和一切大進取的人物。

說到那些從樂園下來與我講些聖語仙佛們，——它們的話不確實。所以無論它們得着一切稱揚，它們說的話，不過佔據弱者一隅之地。却被那些強者和治世者輕視了。凡有胆量看透這個道理的，就得勝利。惟有那些窮苦人它們一面被自然扯出一條路，一面被仙佛扯

出一條路，它們一隻腳放在真實船上，一隻腳放在虛偽船上，於是它們進到一個可憐的地方，也不能前進，也不能坐守。

有好些人，它們生下來好像就有死鬼圍繞着它們。可是有一種華麗在生活中像『夕陽無限』稍能延緩黃昏生命更把它們迷住了，倘若這就叫生活。尼克海爾便在這類生活裏。前幾年，我對這一點和它有個大辯論。

它說：「除非用勢力，你不能得甚麼東西，那是真的。但是說起來這勢力是個甚麼再說這得的又是甚麼？我深信這強力是廢棄的強力。」

我喊叫演：「你是沈溺在破產的榮光裏頭了。」

它回答說：「恰似雞雛沈溺在殼的破產中正拚命似的。這殼是真實的，尙且爲兌換空氣。要它打破這殼的束縛。我想你一定說這是一種可憐的兌換罷？」

尼克海爾一時弄到比喻上面，思叫它知道這個，「但有言說却無實義」是很難的。好哪！好哪！讓它拿比喻去樂罷。我們是世上肉食者；我們有牙齒和指爪；我們能追求，攫取並撕

破。我們不能把早晨吃過的草，到黃昏反芻一回就滿足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你比喻的怪物閉閉我們日用糧食的門。說到這裏，我們要偷要搶，因為我們定要生活的。

人常說，我要弄些奇怪理論，恰是因它們在世界活動，始終行為和言談不一致。所以它們不曉得，像我做的僅是對倫常道理作工夫。在實事方面，我知道的觀念全不是一種空理論。因為那在實行生活中證明了。我看出了，我的道路勝過一切婦人的心。並且這些婦人也是真實世界的生物，不像男子乘着理想氣球飄蕩在雲海裏。

婦人們在我的容貌體態，步行中，發現一種主人的愛情，——不是被一種禁慾熱度所乾枯的愛情，也不是疑惑不定每步回頭看的一種愛情，但是一種滿有血氣的愛情。我咆哮迴轉好像洪水一般喊叫認：「我要，我要，我要。」婦人們心中覺悟着這個難制的愛情是世界上的生血，不承認法律，只承認愛情。所以得勝。因為這個緣故它們自己捨身在愛情的血潮被掃盪去了。是毫不注意們的生和死。能勝過這些婦人們的權力是偉大的。勢就是勝過真實世界的勢。

有些人空想另一大世界的，只把它們的希望從地面舉到天上。空教人看它們玩弄的噴泉有多麼高多麼長久。但這個大概是一定的。婦人們沒有不是爲這些白灰生物——就是些唯心派餐蓮者創造的。

「好合」如果適我所願，我常常說：上帝會造一對特別男女這樣聯合是唯一的。正當的聯合高過一切法律所作的聯合。這理由就是人雖願隨順自然但它不用些詞句遮蔽它。不能在好合中尋出快樂來。所以謊言洋溢於這世界了。

「好合」爲什麼僅有一個呢？好合可以說有千萬我爲唯一好合的緣故。看過無量好合那決不合我的天性。到如今我在我的生活中發見了許多。尙且對那一個更沒閉門那一個顯然在我眼中了。它們對我查看出它自己的好合來了。

以後怎麼辦呢？

倘若我得了勝，那麼我是一個胆怯的了。

第三章

畢瑪拉小說

第六節

我驚駭我何以起了羞恥的感覺。其實是我沒有工夫想自己。我日夜如輪轉，好像自碟中心的一個旋渦，沒有裂口讓疑惑或精奮進去。

一日我弟妹對我丈夫說：「直到如今這家裏婦人們一味哭。快輪到男子身上來了。」

它接連着向我說：「我們定要知道男子們決不失錯，趙塔拉尼我瞧你是要出去奮鬥，」

(*Chata rani*) 趙塔拉尼是畢瑪拉的弟婦年少的「投你的箭一直投到它們的心裏，」

它兩眼炯炯上下瞧我，我的花美的粧飾衣服體態言語，沒有一種顏色能避過它的視

線。今日我說着很羞恥，但那時我不覺羞恥。在我心中有些個工作，我還沒有覺着。其實我慣於盛妝，但不用特別的圖樣。頂愛一種自動機的，我曉得我那盛妝效力證明特別使他快樂，但那不要智慧。因為它已經在大家面前公然議論過了。

一天它對丈夫說：「我初次見瞧我們蜂后，它穿着金邊袈裟衣坐在那裏是很莊嚴的，」

尼哥海爾你知道麼？它的兩眼監視到個地方，好像衆星失脫軌道，恰似它多年站在些暗境上，向外瞧了些未知的事體。但我看見它的時候，我覺着通身發抖，依我看它那褻利衣的金邊好似它自己的內火燈光繞着它，那就是我們所要的光明火焰。你來瞧這蜂后，再預備給我們做一次嚴妝，像生命火焰才好。

我許久好像村邊的一小河。我的音律和言語和現在它們的全不同了。但是潮從海上來了；心洶潰湧，我的堤防護路，並且這海浪大鼓動。震盪到我的狂潮裏，我不能明白在我血液。中那音響的意思。從前的我往那兒去了呢？飄流到我這裏的榮譽和海潮。是從那裏來的呢？散地波的饑眼發了火，好像在我的神龕前供奉的燭光。它的全注視表示我是罕有的美麗和威權。並且它讚美的大聲。已說的和未說的淹沒了世界中其他一切的音響。我驚駭起來了。造物主又從新造了我一回麼？莫非它輕忽了我好久，現在要抬高我麼？以先一個平凡的，我，忽然變成美麗了，以先不被人注意的，現在我自身覺着是孟加拉所有的一切光彩了。

散地波羅卜不僅是一位個體。在它國中無數人民心的集合。當它稱為蜂后的時候，我是被一切愛國工人用讚美歌頌揚起來了。過了那以後，我弟婦的大聲譏諷再不能觸着我了。我和世界的關係經過了一種改變。散地波羅卜它把一切國家何以需我是弄清楚了。當這時候我信這個是不難的因為我覺着我擁有權力去做萬事有神力到我身上來了。它是超過我本身的。以先我決沒覺着我沒工夫追問它尋出它的性質來。它似乎附屬我並且超過它已經包含了全孟加拉。

散地波和我窮根究底討論一切事體。起初我覺着很難處，且時常躊躇，但這樣情形不久就消滅了。我所擬議的一切事體。它都好都驚嚇似的，它常快樂的說：「男子們。只能。想。你們。婦。人。們。不。用。想。就。有。解。法。婦。人。是。由。上。帝。自。己。像。想。所。創。造。的。男。子。是。上。帝。勉。強。槌。成。形。像。的。」

從國中各部分尙向散地波來信，都是徵求我的意見。它有時和我不一致。但是也不和它爭論。過了一兩天，似乎一種新光忽然在它身上發現，它就使人請我便道：「我錯了，你的擬議是對。」它時常對我自白說：它若使反背我的教訓去行動，一定走錯路的，於是

漸漸證明這一切事情發現的後面有散地波羅卜在散地波羅卜後面，有一位婦人明白常識，這一種大責任的榮，便注滿了我的全體。

我丈夫在我們的商議裏沒有分位。散地波羅卜當一位小兄弟款待它，對於它的個人是很喜歡的。但遇事還無須它的勸告。它溫柔微笑論及我丈夫的清談像兒童一般。說兒童那些希奇教理和心裏邪曲都帶着風味更使人可愛。因為對於尼哥海爾的愛情好像使散地波羅卜免去它國家的重責。

天然有些止痛藥，在它（天然）的製藥所中，當生命的關係暗中破裂，於是沒有人知道這手術，後來到底人曉得弄了一個大裂口。那時節他才祕密處理。當這小刀和我生命最親密的束縛的時候，我心中很被毒霧迷惑，以致毫不覺知遇着甚麼殘酷。當它的感情振奮的時候，它失了感情外一切知覺，好像一道河，有時我們婦人們守着堤岸，我們盡其所有以保障有時我們溢出堤岸，我們盡其所能以破壞。

散地波羅卜小說

第二節

我知道會將好多年事體弄錯了，異日我從這裏得了一種暗示。

自從我到了尼哥海爾的客房之後，成一種兩棲的東西，一半是婦女的房間；一半是男子的。畢瑪拉把閨閣和客房隔開，並且不是從外邊阻止我。倘若我們走的慢，我們用些拘束的特權，那麼我們就可以不受他人的攻擊。但我們很猛烈前進，以致我們有想不到的結果。

無論蜂后幾時進到尼哥海爾的房間，我從我的房間就能夠知道一點。有些腳鐲叮噠聲和別的小響音，並且這門或者用一種猛烈樣子閉上；書架是一很小的，彷彿掃開的發響。當我進去的時候；我看見蜂后背靠者門，很忙迫的，從架上揀擇一部書。於是我想對它一個大忙。它便驚起拒絕。那麼我們自然要說到別的論題上去了。

異日，在一個不吉的禮拜四日的下午，因為同樣聲響的驚動。我從房中突出來了，有一個人。在廊下守衛。我往前走並不甚理會它。當我走進門的時候它挺身擋住我說：「先生：這

路不能走。」

我說：「這路不能走什麼？」

它說：「拉尼母親在那兒呢？」

我說：「很好，告訴你的拉尼母親說：散地波羅！要見它！」

它說：「先生不能夠的，那是違抗命令。」

我覺得大怒起來了揚聲說：「我命令你，快去給我通告。」

這人見我動怒又些吃驚了，同時我走進了這門，及抵到門限的地方。那時候，它在後面

跟隨着我，用它的胳膊拉着我說：「先生你必不可。」

好呵！竟被一個鄙夫抵觸了。並且我掙脫它的胳膊，並且給了那人一個巴掌。這時候蜂

后從房間出來了看見這人正侮辱我。

我永忘不了它發怒的神情啊，蜂后真美麗，是我一個人的大發明，我們多數平民，看不見它。甚麼它有細長的形態。被農人呼為憔悴。但那正是我讚賞它的輕快。——就好像生命的

活潑源頭直從上帝心中湧出來的。它的顏色是黑暗的，但它是一把銳利閃耀的暗光刀。

它站在門口。用手指着吩咐說：「南枯！離開我們！」

我說：「別和它動氣。倘若那真是違抗命令，我就退回去了。」

蜂后帶着顫聲回答說：「你不要走進來罷。」

它不是懇請，却又是一道命令，我跟他進去了，我自己從桌子上拿一把扇子扇。蜂后在一張紙上用一管鉛筆亂寫些東西，並且叫了一個下人來，遞給他說：「拿這個送給馬哈拉扎。」

我便說：「赦免我，我不能自制，打了你的下人。」

蜂后說：「當然那樣對待它。」

「但這不是那可憐下人的過失，它只是服從它的命令。」

尼哥海爾進來了，並且它一進來，那就連忙移動坐位，攙身起來近窗背着屋子站定。

蜂后對尼哥海爾說：「看門的南枯侮辱散地波羅卜了。」

尼哥海爾似乎很驚駭，因此我轉過身來瞧它彷彿一個無法度的良人，如今它是一個正派婦人在它妻子面前失去了我真實的驕傲一般。

蜂后接着說：『當散地波進到這兒的時候，它昂然站在這道中，它說它奉了命令。』

尼哥海爾說：『誰的命令？』

蜂后眼圈紅起來宣言說：『我怎麼曉得呢？』

尼哥海爾召那下人追問它。南枯遲頓着說：『這不是我的過錯，我是奉了命令。』

『誰給你這命令？』

『巴拉拉尼母親給的。』

我們沈默了一回話。蜂后說：『南枯滾罷！』

尼哥海爾沉默不語。我知道它的正義心不允這個。它的後悔無已。但當這個時候，它已經起來，要反抗一種結實的問題。蜂后不是能放下事情的婦人。它對這下人不得不同它兄弟爭吵。這時候，尼哥海爾不語，它的眼發火。它不曉得在它丈夫軟弱的神精神上怎樣的發出

它的輕視來。又過了一回兒，尼哥海爾沒說別的，離開了那屋子。

翌日，南枯不見了，專問起來才知道它是被遣到別莊去了。雖遷移了地方，它的工錢並沒有受損失。

在這個暗幕內，我捉住這狂風雨奮怒的閃光。我敢說，尼哥海爾是種新奇的動物，頗異尋常。結果以後，蜂后召我到客室閒談，沒有個計畫，或別一種偶然的虛偽。如此，我們從這暗題上轉到一種寬大隱語：這表示明出來了。一位皇太子的嬪妃，住在花麗屋中，離通常外面很遠，所以沒有一條正路使它走近。真理的一種勝利進步是什麼？無他，只是順命而永久揭開一層一層的黑幕放在一邊，直到末尾，天性自然流露。

真理不用問，那就是真理。呵，男女互相吸力是其基礎。這物質全世界從塵點起來安放。在真理上邊。

並且人們還在一片言辭後面，隱藏真理不使露出來。更用家製的條例和禁止使真理成一種家用器具。其荒謬好像要融化太陽系給他驕嬌作一個表練似的。

無論如何，當實在被赤條條真理喚醒時節，是何等切齒擊胸的恨事呵！但一個人能夠和一陣狂風雨爭論麼？彼絕不費力回答，但給一種震動。

當真理漸露本體時，我歡喜見其形相種種動步，種種轉面，都使我愉快，並且這愉快是些欺騙也欺騙蜂后自己。當實在遇着不實在的時候，欺騙是它主要的武器，因為它仇敵常盡力去羞辱實在，在呼之爲粗魯，於是它自己必定隱藏，或者不免弄些粧粉，許多情形是實在不敢明白宣言的。「是我是粗魯，因爲我是真的，我是內體，我是憤怒，我是餓渴，無恥且暴虐。」

現在我都清楚了。暗幕搖動，通過暗幕，我才瞧見這大破綻的預備。這小紅結帶（梨綫）光透一團美髮，帶着密愛含羞的樣子，那是赤色狂風雲的捲舌。我覺着它裘利衣每次轉動的暖氣和它衣妝的每個暗示。那穿衣者對於這些尙不完全知覺。

蜂后是不知覺的，因至它是羞恥實在，因此人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散，但因爲它裝作蛇形，偷進安樂園，密語到男子的選偶耳中，使它判背，於是告別的一切安樂以後，死就來了。啊！

我的可憐小蜂后在夢中生活。它不曉得它走那條路。豫先不好驚醒它。頂好是我也假裝無知覺。

異日，午餐時，它帶一種新奇樣子注視我，——這樣注視有點莫名其妙呵！當我的眼和它的眼接觸的時候，我含羞轉過臉兒去了。我說：你怕我的肉慾。我是除了貪慾都能夠隱匿。哎！因為尤無恥何以得來使我臉紅呢？

這話更使它顏色變啞聲的道：「**否否我……**」

我丈夫插話說：我知道婦人時於貪夫有一種弱點；因為我們這種貪欲，就是給它們利益。我常在它們手中接受那放縱，那更使我不知羞恥。我不說你注意那無限事的消失，一點也不是的。我意思要享受種好事。

異日，我正讀一本英國書，書中對女姓問題，請說一種無禮行爲。我留下它放在客廳裏。翌日下午因有些別種事體，我又去到那兒，我見蜂后拿著這部書坐著看哩。當它聽見我的腳步時，它極忙放下這書。用別的書蓋上，——就是用希瑪太太的那部詩集。

我便道：「我決不能看出婦女們要讀詩歌」何以這樣的胆怯。我們男子，律師，技師，或不論作什麼的，——或者很覺着羞恥，倘若我們讀詩，總是在深夜裏閉了門讀。但你們婦人們是很近於詩才的。造物本身是一種奏合琴的詩人，並且扎牙地蛙坐在它的脚傍習這神藝。

蜂后未回答，但僅臉上發紅不安。它恰如要離開屋子似的。所以我說：「莫莫！請住前讀。我要拿放在這裏那本書要走了。」說著我從棹子上拿起那本書來。接續著說：「幸而你沒有想到翻閱這書頁不然你就要責罰。」

蜂后問：「實在呵，爲什麼呢？」

我說：「因爲它不是詩歌。只是些粗笨的文句，粗笨的野物，沒有些彫刻的美麗。我願意尼哥海爾常讀它。」

蜂后略一纒眉小聲說：「你何以有這個願意呢？」

「你瞧，它是我們裏邊一個人。我和它單爭論的，是因爲它喜歡在世界一種蒙昧幻想中你沒留心麼？它的習慣使它看瑞地石好像每音級守着正律的詩曲呵！我們有個散文會，

都是詩的偶像破壞者。」

「你的書和瑞地石有什麼關係呢？」

「你若一讀它，你就知道了。尼哥海爾要用瑞地石和其他東西組成格言；所以它轉調便敲起反抗人類天性。然後至於濫用他。它決不知道，人類天性自然的創造，遠在辭句未成以前，而且是使辭句生存的。」

蜂后默息一時，然後珍重說：「努力自行超脫，不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麼？」

我笑了。我心裏說：「這些話不是你的。」你是從尼哥海爾學的這些話。你是一位健人。類的活物，你的血肉和那實在相應答。在各血管中。你用生命火燃燒着，難道我不知道麼？它們用道義主義的那塊溼布使你冷好久呵。

我高聲說：「軟弱是大多數，它們常反覆用暗語毒害男人的耳。天性反對它們的強力，於是它們盡力柔弱別人。」

畢瑪拉回答說：「我們婦人是軟弱的，所以我想我們應當連合軟弱黨。」

我帶笑宣佈說：「婦人軟弱呵！男子你揚你們風雅清粹，正爲引誘你們自擬軟弱，但這是你們婦人的強健處。男子們自造一種外表的誇大稱它們爲自由，但它們的內心知道自己的束縛。它們用它們手製的經典自縛，又用它們的理想，作成婦女金練纏繞它們的身心。倘若男子們不在自己的計畫綱目中，自尋格外的纏繞，無有甚麼東西能束縛它們，但論到婦人們，你們你觀用身心包孕實在你們生育實在並你們懷中哺乳實在。」

蜂后是一個博學婦人，不容易贊成我的議論。它反駁說：「倘若那是真的，男子就不能發現婦女的蟲惑了。」

我回答說：「婦女實現這危險。它們知道，男子們愛情的狂熱，所以它們借着固有聲辭，盡量給與它們。它們知道那些酒徒，看沉醉比吃飯還貴重，所以它們用通身作爲一種發醉藥，盡量到實際，僅是爲男子的緣故。婦人勿須這些偽造。」

「那麼，你爲甚麼費事去毀壞那幻影呢？」

「因自由，我欲國字自由，我欲人類關係自由。」

第三節

我得知驚醒夢遊病者。那是擾害安甯的。但我天性很暴，站踞輕步和我不適宜。我知道那天我是有大胆了。我知道這許多理想的當頭棒是難忍了。惟知婦人常常是大胆勝利。

恰當我們穿着好的時候，尼哥海爾的老教習巴卜走了進來。這世界若非因為這些學校先生們使人討厭要離去，幾乎沒一半壞地方居住了。尼哥海爾代表要把這世界當作爲一學校。那一天下午。在講心理學的時候，這座學校的（化身）便出現了。在我們心頭裏，都置存小學生的觀念，就是我也覺着似乎引起來了。說到可憐的蜂后，它立刻嚴肅的佔據了它的地位，好像是這一般前列中頂高的女生。忽然間，它似乎覺得它要應試的樣子。

許多人好像永永掌轉路軌的人，靠着路線臥倒等候。要躲避那從這鐵路到那別的鐵路的思想列車。

巴卜進來不多一時，好像要託故退去，並且含糊着說：「請大家赦免我……」當它未說完以前，蜂后起來，行一種謙卑的禮說：「先生你莫離開我們，請你就坐好哪。」

它的態度好像個溺死的人，捉它求援助，好怯弱的樣子呵！

或者我是錯誤了，頗像有一點婦女詭計在裏邊。依我眼觀看，或者它要高抬它的身價。大意是指定我說：「請你這一刻，休想爲我全被你制服，我對於巴卜更是尊敬的。」

好麼，容許在你的尊敬中用一切手段呵！學校教師們，全在這些手段中，但我不是它們裏邊人，因爲我無需那虛套。

巴卜便講起瑞地石來了。我想我可以讓它一個人演講下去。最好是讓一位老人隨便自己說，可以使它覺着它是包羅這世界，一時間忘却這真世界離它的唇舌有多麼遠。

但我最壞的毛病就是不能忍耐。於是當巴卜前說：「倘若我們在不撒種的地方盼望摘菓子，那麼，我們……」我便截住它了。

我喊着說：「誰要菓子。我們照著基督的話去做，因爲它說：我們單重行爲，不要結果。」

巴卜說：「那麼，你要什麼呢？」

就喊着說：「荆棘啊——就是沒有播種價值的東西。」

它回答說：「荆棘不僅防害別人，還有傷人足的方法」

我反言說：「一本做影字帖是對了，惟真東西是我們心中所有的。烈火現在我，只有爲別人足躡去栽種荆棘等它傷了我們以後，我們自然尋空去悔改。但這有甚麼驚怕麼？當我們死的時候，那便是十分冰冷的時候，當我在火上的時候，讓我們沸騰罷！」

巴卜笑了。它說：「盡量沸騰好了，但不要做錯了，或者成了英雄主義。多數國民在世界進行是動作的，不是靠沸騰，有些人常伏在懼怖工作中，它們一時對它們憂愁景况醒悟了。那麼，它們看見些捷徑，對於它們的解放便要苟且了事。」

當尼哥海爾回來的時候，我纏起腰帶預備發言。巴卜起來了，看着蜂后說：「我的小母，現在容我去，我有些要作的工。」

當它走去，我把手中書給尼哥海爾看。我說：「我對蜂后講過這書的內容。」

一百人裏邊有九十九人是要用謊言迷惑的。比較用真理迷惑那教師的學生是容易多了。它是最奸惡的。同它要玩最簡單的方法使我的計策在棹面上。

尼哥海爾把書面上的書名讀了一讀，但沒有說什麼話，于是我接着說道：「這些著作家，他們是忙于掃蕩呢？他們是要想把人們用以蔽着我們這個世界的辭章，掃蕩一空。所以我正如方纔所說，我願意你對於這本書能毅然心讀他。」

尼哥海爾答道：「我已讀過了。」

「喂，你說什麼話哪？」

「這本書對於深思默慮之人，固然是完全的了。但是對於那不用心之徒，毒實甚焉。」

「你是什麼意思哪？」

「那些講財產平等權的人，決意不爲是盜竊的。因爲他們如果是盜竊，那末，他們所講的，定是狗屁似的了。人們當着感情控制着的時候，這類的書，不正真是明喻的呢。」

我答道：「感情麼，感情是在黑暗夜裏引導我們的路燈。如果我們說其是不真實的，那與我們挖出我們的眼睛而猶祈「看視愈明」是一樣的無希望了。」

尼哥海爾露出一副激勵的面孔，說道：「祇當我們承認「束縛」的真理的時候，我們纔承認「感情」的真理。抑制我們目中所看得真的東西，歸根結蒂，我們祇好傷害這種東西罷了；然而我們依舊沒有看見其們。所以感情——這種的感情，其意識與其目的是無所問

離的——的暴戾，定將毀敗其意見呢。」

我答道：「這不過是先生縱于「道德之悅，暗于真理的野蠻之途之精神而已。這種的精神，要不過助助你迷于事物，并且以此之故，使你無何等之「氣力」以行爾事！」

尼哥海爾噴口答對說：「「氣力」的突入，是無所助于你的行事的，因為當「氣力」突入時候的情形，「氣力」是不適用的……但是你爲什麼對於這些事情而起爭辯呢！沒頭亂念，祇不過掃却真理的鮮葩罷了！」

我欲蜂后加入討論；但是她至今不發一言。難道我已震動她太利害，致使她含疑丟手，且欲從學校教師重新學習她的功課了麼？不過一種通徹的激動，對她仍舊是很重要的。凡人之興起，定要從認識「擬爲不能激動的事情」而能激動之。

我對尼哥海爾說道：「我正在歡喜與你作此談話，因爲我將借此書于蜂后去談了。」
「什麼害哪？」尼哥海爾說着。爲使我能教讀這本書，爲什麼畢馬拉（Bimala）不也呢？我全然所要說的話，就是歐人是從科學的觀察點看種種東西的；但是人類不祇是生理學的，生物學的，心理學的，也不儘儘是社會學的天乎，莫忘于彼！人類的複雜，比較他自身的自然科學的複雜爲尤甚，無異南溟與北溟之相差！先生笑我，且呼我爲學校教師的小學生，

但細思之，則小學生殆屬你而非我！你須從你的科學教員處，尋求人類的真理；不要從你自己的心靈求。」

我嘲笑他說曰：『但是爲什麼這麼刺激哪？』

『因爲我眼見你居心欺人而致他們流于下等。』

『在地球之上，你何處見到那種種呢？』

『在太空之中見之，在我的勃發的感情中亦見之。你豈不欲進而毀傷人類！無外之大，』「無所自利」和「燦爛之美」麼？

『這是你的什麼癡念哪？』

尼哥海爾驟然起立道：『孫弟不(Sandip)呀！我直白地告訴你：「人或可毀傷至死，然而不爲因此而亡。」這就是我爲什麼緣故張目以備遭遇萬物，求知一切的道理。』

他對說着這些話，他就狼忽忙他離室而去了。

我呆呆地注視他的後身一番，適當有書聲從桌上吊下來，促我轉而見蜂后以迅而且健之步，隨尼哥海爾之後，紆路繞道，欲免過時太近于我。

彼尼哥海爾，真是怪奇之人呀！他既知有洞嚇其家之危險，胡爲乎不出我于其家呢？我

已知曉，他之所以如此，概純候畢馬爾（Myers）之暗示而已。若使畢馬爾告訴他以他們的組織是不合式的，那末，他將俯首下心并且認此爲大謬的了！他沒有氣力的心思去明白的承認那差錯是一切差誤中最大的。他是一個「怎樣理想扶助弱點」的表率。我從來曾未有見到似他之第二個人——他是自然界中這樣奇怪的一個產物。他真難做小說中與戲曲中的人物，他實無異生活之可言！

然而蜂后何如呢？我恐怕他的夢魔的生活，從今日過去了。嗣後她會知她所倚着的自然的情勢。現在她必或進或退或茅塞頓開了。或進一步或退一步，這就是她現在的機緣了。雖然此事固未擾亂我的方寸。吾人每觀某人遇火之時，其或前或後之突進，皆足以致火焰于更烈！由此而推，則彼蜂后已生之驚動，亦惟有煽烈其感情而已。

或者我與蜂后喋喋，尚不若選幾本輓近之書使讀之爲佳。讓她漸漸深信那承認感情和尊敬感情而爲無上之真理，是爲「輓近的」——莫忤于「感情」，莫敬于「束縛」。如果她能找到如「輓近的」幾個這樣的字裏面之所蘊，那末，她就爲有「氣力」了。

無論如何，我必看畢此劇之第五幕。不幸，我不能誇爲一尋常看客，因爲我身坐貴族箱，并且時時喝采；然我心中挫傷之情有之，神經痛苦之情有之。當我滅火就寢之後，雖劇中一

言一渺，一舉手一投足，無不溢于臆臆，再現暗中翌日早起，我因感于「活龍活現」的豫見，我的血液，似乎過吾身而入樂曲的裏面去了！

棹上有一複式照像裝架，即彼蜂后之照像，泥哥海爾之照像立在其旁邊。邇時我取出蜂后的照像。昨天我示蜂后以照像之要面並告他說：「因貪婪而竊盜生，所以竊盜之罪過，必經貪婪者與竊盜者分受之。卿以爲然否？」

蜂后笑容可掬且以目視予簡單地答對說：「這個不是好的呢。」

我說：「我們現在將何所爲呢？一個肖像不能比一個肖像更好的。我對如此之肖像，願實已足了！」

當時蜂后拿起書，纔開始翻過幾頁，我于是向他說：「若卿驚擾，我必令填其缺。我思想着卿當許我。」

今天我已填上空缺了。我這張填缺的照像，是我小的時候照的。邇時我的面容生得很少壯，所以這張照像，實爲我所心欲。其後我又懷抱幾種現世與來世的幻想。夫「誠實」之欺人也多，然亦有一動功存在，就是其能分光于顏上。

我的肖像，憑倚于尼哥海爾的肖像之次，豈因爲我你倆並不是老友麼？

第四章

尼哥海爾的故事第三

我是永不是覺的，但現在我常常試爲外部的觀察——去看我自身與畢馬爾之若我一樣呵，這正是成爲什麼的一張滲嚴的圖畫呢，——豈就是我的嚴勵地處事的習慣麼！

誠然，笑逐世界是勝于淚汎世界；其實彼卽世界怎樣進步之理。我們好息嗜食，祇因爲那許多同空影一樣的情事，能殼丟却我們散布到處或在家或在世界的憂愁。如果以這些轉瞬間者爲真實，那末，我們的嗜慾和寢眠，又將何處居住呢？

我不能丟却我自己之爲許多物影之一，所以我的憂愁的肩仔，永遠重重地散在我的心世界的裏面。

爲何你不遠遠地凸出宇宙大道之外而覺得你自己爲其中一部分呢？在人性無極無終地集合的裏面，畢馬爾對你是什麼樣？尊夫人對你又什麼樣？妻是什麼東西呢？用你所有的氣力吹噓漲大水泡之名，雖日夜不絕盡心力以保護之，終將爲外來各樣之針刺所破裂。

我的妻，——唯，定然，就是我屬！如果她說：「否，我是屬我自己的。」——是我要回答：「此是能否你不是屬我的麼？」

「我的妻」——是否列入討論之數，能獲見多少之真理，一個人能設在其「名中」約束一切的人性麼？

我的妻！——在此小世界裏面，我未曾撫育我生命中「雖在轉瞬間也永永不放下于我心海以至塵界最純潔，最甘美的一切東西麼？什麼禮拜的仙香，什麼表情的音樂，什麼我的春和秋之花葩，凡此種種，豈吾不會見其光輝麼如彼用作玩具的紙船然，若蕩入于泥水之溝中——我不將也蕩入麼？

這又是在不可蓋正的例了！怎樣「糊泥」呢？什麼「溝渠」呢？夫「名」者乃收集世界各氣之相應，並未變更世界之事實。如果畢馬爾不是我，她就不是我，無發怒，無激惱，無爭論而就所以明她之爲如何。如果我的心正碎了——讓他碎了罷！這不爲致世界破產——也不爲致我破產，因爲人類比較人類在此生命失去的東西，是大得多。卽此之淚海，有其別岸；不然，則恐無人時時哭泣矣！

然則有所思想之社會也……此所思想之社會，讓社會去思想！如果我哭咧，這是因爲我自己，並不是因爲社會。如果畢馬爾說她不是我，然則我將幾許地念念于我的「社會之妻」的狀態？

我忍受那「必如斯」的專理；但我必以我力所能及的方法，從我自己的苦楚的一方而，救我自己。我永不想我的生命，因為她受了種種地忽略要失却她的價值。我的生命的平價，不全去購我的狹隘的家庭世界；她最大的貿易，不與「我一己的快樂與憂愁之交易中的」大成功，與大失敗相一致相遇見的。

時候到了，我必須緊離開完全被理想裝飾着的畢馬拉了——這種理想的裝飾，是我把他裝飾上去的。我耽于如此崇拜偶像，這正是因為我自己的無能，我是太貪得的了。我因為要誇張我的快樂，我竟創了畢馬拉的天使，但是畢馬拉她是什麼呢？我認望她能撞着我所心願之天使。造物是無責供我以天使，正因為我有我意想中至善之慾望。

我必承認我當畢馬拉生時，僅僅是一位古人了。她的天性，或者祇能與類似散疊不（Zandip）者，見其正真之結合。同時，我必不假斯文地允許我的反抗而為我的離棄。散疊不誠然有勾魂攝魄的性質；這種的性質，他們也有行施于我身之威權。但是我也看得着實，他並不是比我更偉大的人。如果勝利之花冠，今日歸他承受，而我則被忽略，那末，分施花冠者，必將被傳而受堂斷矣！

我之為此言，並無誇大之氣。瞭然的命數已驅我入于大道，使我欲免最後之蹂躪，必得

我定諱我實有的一切價值。所以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才得着解放的幸福——就是從不自信解放出來。

我已經把我思想所有一切東西，和我心中實在所有的東西分，別清楚了。得「失」的計算是決定了。所餘的就是我自己——不是一個跛足和衣服襤褸的自己。也不是一個限貧病人的自己，但是一個經過最苦痛還依然存在的精靈。

前一刻鐘，我的主人經過我的房屋，在我肩上用手拍着說：「爾尼哥海！到床上去罷！夜已經深了。」

其實，遲遲上床是我很苦惱的事——就是等到畢瑪拉睡熟後，白晝我們相遇，並且公然談話，但是當我們在靜夜中只兩人相遇的時候，我說什麼？我身心都覺着很羞恥的。

我轉過來問道：「先生，你還不進去，是為什麼呢？」我主人當它離開我的時候笑着說道：「我的睡覺日子過去了，我現在到醒的時候了。」

（以上）我寫至此，我要起來往床上去，經過我面前窗戶的時候，忽然我看一片秋雲罩

空裂開一縫中間露出一個大星來，它好像對我說：「華胥國約束成了，而且華胥國的約束破壞了。但我是永久在此，——就是結婚夜的無盡燈。」

我心中忽然充滿這個思想，就是我的永遠愛情，確乎在物質暗幕後等候我許多時代了。經過難生，在好些鏡中，我已看見它的肖像，——好些破鏡，曲鏡，塵污鏡。無論什麼時候，我要尋那給我自己做的鏡子。並且藏閉在我箱中，我已看不見那真像的光景了，但那是什麼？我和那鏡子。或者單是那肖像，有什麼關係呢？

我的所愛噫！你的微笑決不減却，每當天曉時，在你額上，定有新鮮的紅誌教我看着很漂亮的呵？

暗隅裏有些惡魔嘲笑著說：「好個自欺的小孩兒甜話！愚安。空言。能使小孩安靜噫！」

隨便罷！但是無數孩童的叫喊聲已經靜止了。僅用一句謊言，也能使一切黎民鎮靜了麼？非也！我的永遠愛情不能欺我，因為它是真的呵！

它是真的，所以我已經看見了它，並且時常看見了它，無論在我錯誤裏邊，無論經過許

多濃愁熱淚，我早已見過它，却在羣衆的生活市場中丟却它了，且又找回它來；當我逃過死亡險道時節，我還要找見它一次。

呵！暴虐的人，嗟！再別玩弄我了！

倘若我不能在路上追尋你的步跡，不能在空氣聞着你的飄飄髮香，你就不能使我常痛哭了。這露着的星，告訴我休害怕，那是永遠常在這裏。

現在讓我去瞧我的畢瑪拉，它伸展它的困倦四肢在床上奮鬥太過，所以睡着了。我輕輕在它額上接吻，那就是我崇拜的獻花，我信死後能忘却好些事——就是我一切的錯誤，一切苦惱，但那接吻記憶的震動永遠保存，因爲用好些連生的接吻織成花圈是爲永久我所加冠的。

牆上的掛鐘搖響了，打兩點鐘，我的嫂嫂來到屋中，佗喊道：「最愛的兄弟，你作什麼呢？你是可憐的，快向床上去歇一下。我不忍看你臉上痛苦的情形。當它如此戀我的時候，佗目中含淚流出。」

當我往床上去的時候，我不能說一言，單取了它足上的塵。

畢瑪拉的小說

第七節

起初，我無疑無畏；我只覺要獻身於我的國家在這一一定的交付裏是有一種偉大的快樂。我真知道人在經過捨身真理中，才可以找見無上幸福。

我完全知道，我的心亂可以漸次的自然完結。但散地不波是這樣，因為它主張自身現示它的聲韻成了一種熟調，好像因乞食而自屈膝的態度，並且經過這一後，便用熱烈感情，幾乎要把我連根拔起來，並拖髮與我一路走去。

我不規避這事實。這激變的熱望晝夜引我。它好像是迷誘，——使我自己敗壞的。這看着是什麼一種羞恥，何等害怕，尚且何等甘美呵！——于是有我的一種壓制好奇心，好像沒有限制。我曉得它一點兒，它斷然決不能是我的，因為它的青春在千百火點中發光，它的熱情與妙是很無窮的，很騷動的。

我才有一種感情的崇拜，但不久就過去了。我就不尊仰散地波了；反倒我下看了它。誰論我的這個血肉琵琶，適合我的感情和想像與否，在它心裏已找出一個重要角色。雖然我畏避了它的捫觸，並且壓忘了琵琶本身；那音樂依舊是用邪術奏出來了。

我一定承認我心中有個東西，——就是我該說什麼呢？就是使我願意能夠去死呵！

當羅卜找出開空的時候，它來到我這裏。它有力去高舉我的心，到一個高峯頂上，從那裏一霎時能看見我生命的疆境，闊展向四面八方去，並且實見那界綫，脫却我的束縛，僅僅的是個幻想。

但是這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我真希。望。解。放。麼。讓。痛。苦。到。我。們。家。中。讓。我。全。心。畏。縮。起。來。變成黑暗。但讓這個沈迷不離開我，如此者般好像是我的祈禱者。

在我結婚以前的時候，我常見我的一個姻兄，（現在已經死了）發酒瘋，任性打它的妻，然後歔歔哭號很發後悔，誓不再沾一滴酒了。但到黃昏，又依然坐下喝了又喝，使我滿心討厭。但現在我的迷醉是更可怕的，這材料不是一猛進或注出。它在我血管中跳盪，我不知道。

道怎麼抵抗它。

這個一定接續到我的末日麼？時時我驚着看我自身，想我的生命是一個夢魔，將忽然同虛影一般消滅了去；真成了很可驚的不相應，也未嘗和「過去」聯合，那是什麼？怎麼能夠來在這狹路上，我不能了解。

一日我嫂嫂帶着冷笑說：「拉尼我們有何等一種可怪的旅館呀！住的客人完全沒有莊嚴。在我們時代也常有這些客人，但它們沒有這樣豐裕希望——因為我們很不合理的誣待我們丈夫。我可憐的兄弟，尼哥海爾它也是爲生在近代而受罰。它好像住下去的一位客人。現在它的狀態似乎是對於它解放的時候，呵！你這小鬼頭，你的眼光決未曾偶爾落在它的苦悶顏面上麼？」

這冷語沒觸着我；因為我知道好些婦人，它們裏邊沒有了解根本信仰的原理，我是用祭壇高供的保護鎧甲圍起來，這樣羽箭是無力達到我的羞恥地步。

第八節

有些時候一切國字理由的談論是停止了。近來我們談論滿成了近代兩性問題，和其他種種事情帶着古代維石納和近代英文一種詩歌的蒼灑和流暢的低韻同奏，直落到沈音裏；似乎我平生決沒有聽見過我以爲是純粹人的音曲，就是那有力的音曲。

當一切暗罩揭去了的時候，白晝來了。再沒有這一種虛僞理由，甚麼散地波應該躊躇哪！或者我應該秘密和它商量各事哪！我完全覺着和我自身和我嫂嫂，和世界的道裏理煩惱起來了。我誓不再往這外邊房間去，就是死了也不出去了。

我兩天未出去。然後你才發見我遊行好遠。我的生命覺着是極無味的。凡我所觸着的東西我都要拋去了。我自己覺得從我的頭頂到我的脚指，——等候某事和某人，我的熱血痛守着希望。

我自身忙着試做格外的工作。床屋地板已經十分清潔了，但我主張在我的眼下再擦洗它一次。種種東西依舊陳列在內室中，能夠又把它們取出來，再重用各種方法陳列一番。下午我清理髮的工夫都沒有了，我速速挽成一個鬆髻，去勞動，大家到貯藏室忙亂一陣。這

貯藏室好像狹狹，並且小賊晚上一定要來，但我因爲看不透人心，就不能夠振起精神去斥責那些特別人說：「終天你的眼是在什麼地方呵！」

總而言之，那一天我的舉動好似一個所有者翌日，我試去讀些書。讀的是甚麼我也沒有意見。但是在無心拼音後，我便曉得我是遊蕩着走了，拿着一本書，經過迴廊，向那外邊房間去。我靠著窗戶站立，向外望見露台，又見一溜房間沿着方庭的對面下去。我覺着裏邊有一間屋子，是橫過彼岸。並且這渡船是停止往來了。我覺着前兩天，我本身就好像那靈魂，定然停留在分明永久望見的那個地方，猶且不是那個地方。

當我站在那兒的時候，我瞧見散地波從它屋中出來，進入這露台，它拿着新聞紙。我能瞧見它的態度格外不安。這院前欄桿好像激怒了它，它拋棄了手中的新聞紙，好像要破壞面前的阻隔。

我覺着，不能再守着我的誓言了。不由得向客廳移動，那時候，我瞧見我的嫂嫂在我後邊。當它溜去的時候，它喊叫說：「主啊！這個打動萬物呵！」我便不能進向外邊房間去。

翌日早晨，我的娘役來叫，「拉尼母親，開貯藏室太晚了，」我拋給它鑰匙說：「告訴哈利馬達留心看守，」靠近窗戶我從事刺繡採用些英國花樣。

一個下人帶一封信來。它說：「從散地波來的，」好大胆！這差人一定想甚麼呢？我一開這封信，胸中有個震動，信上沒有地址，僅有幾個字：「一件要緊的事，——有來由的散地波。」我拋去刺繡在一傍。我一時站起來，照着鏡子輕擻一擻我的頭髮。我穿著舊綵利，——只換了我的短衣，——是有結聯的一件。

我經過一處迴廊，我嫂嫂早晨坐在那兒切檳榔。我不想驚動它。它却說：「拉尼往那兒去？」

我說：「往外邊客廳去。」

它說：「很早呵！唉！有個奏樂會麼？」

我更不答應便走過去了。它在我後面發了一個輕挑的聲音。

第九節

我將要進這客廳的時候，我見散地波背着門正玩弄英國中學圖畫的一種說明目錄。它自身有個大技巧，好像一位藝術名家。

一天，我丈夫對它說：「倘若這些美術家常要一個教師，它們決不須像你這樣長遠的缺欠一個。」說這些冷話，本不是我丈夫的習慣，但是近來有些改變，它決不願惜散地波。

散地波返言：「你怎麼設想那些美術家不用許多教師呢？」

我丈夫回答它說：「藝術是一種創造。所以我們能盡心從那美術家的作品滿足受我們藝術功課。」

散地波嚴肅著笑說：「你想溫順是一類大資本。可以更增加你用的財富，我確信有些缺乏驕氣的人，它們漂蕩着像無根的水蘆葦一般。」

當它們這樣談論的時候，我心中常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我是盼望我丈夫辯論得勝，並使散地波驕氣被辱。一方面，散地波不被辱的驕氣，又很感動我，好像一種珍異金剛石，對着太陽放光，毫無愧色。

我進這屋子來了。當我向前行走的時候，我知道散地波聽見我的脚步了。但它假裝沒有聽見，一眼看定那書。

我怕它的藝術論，因為我對於它的評畫以及說事不勝妙感，於是爲隱藏我的不安，要裝一個很茫然的態度，都困難的不得了。所以到這節眼我幾乎要退步，於是散地波長歎一聲抬起頭來。看見了我，它很感動的說：「呵！你來了！」

它的言語音調及眼睛中滿藏着一種苛責，恰似這兩三天使我疏忽了一種大錯。它對我應有許多要求一般，我知道這是一種侮辱我的態度，唉！但我不能怒恨的。

我不回答，雖然我向旁邊顧視，但我自然覺得散地波的悲眼，正注視在我的面孔上，並不躲閃。我很願意它說些事體，使我自身能夠藏在它的言語後邊。若不是我不能再忍，簡直不知道延長到幾時。于是我同它說：「你要告訴甚麼事體呀！」

它又震驚起來便說：「定規常常有些事體麼？」友誼也是過錯麼？蜂后呀！你要想你應在地上做一件偉大光明的事情，這心中崇拜是能像迷途瘋狗常關在外面麼？」

我心中又有震驚。我覺着危險很難躲過去。喜和懼交戰不決。我疑惑我的肩脚，或者很寬足能抵抗這震動，或者不至於使我傾倒，面伏塵土中。

我全身又震驚起來。強打精神。反覆的說道：『你招呼我爲有些來由的事體。所以我才離開閨閣，到這裏來聽的。』

它乾笑着說：『我正要講明這事體，你不知道我爲崇拜來的麼？我沒告訴你，說在你身心中我瞧見母國的沙克梯麼？一個國家的地理，不是完全實在。一個人不能爲一張地圖獻身，當我看見你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才真覺的母國如何可愛。當它親手塗抹我的時候，我才真覺的母國如何可愛。當它親手塗抹我的時候，我才知道我有母國的約束。將這個放在心中。倘若我遇着戰事，決不落到那地圖畫的土上，但落在一副展開的女袴上，你曉得是那種女袴，好像前日所穿那件土紅色「裘利」鑲着寬紅邊的。我能常忘記它麼？這樣的幻象，就給生的勇氣，死的快樂呵！——』

散地波滔滔不絕的講下去，它眼中帶火，或者那是崇拜的火，或者是感情的火，我說不

出來。我記着我初次聽它演說那一天我不能確定它是一個人還是一種活火。

我沒有氣力說話。當一霎時火起帶着光燄和吼笑聲，毀壞一切吝嗇人倉庫的時候，我不能避在合宜的牆後面罷！

我是害怕它忘情用手拉我。它像一種搖動火舌震動起來。它的兩眼發灼灼光明面着我。

休息以後。它喊叫着說：「你是永遠決心去作你家族任務的偶像，——你一心在裏着送給我們生命或死亡麼？你的機力是應在閹割裏保藏的麼？我求你拋棄一切假羞恥，莫管周圍的囁囁私語。你今天便突進到外邊自由的世界中好了。」

在散地波的請求裏邊，把崇拜國家和崇拜我的巧妙組織在一處，因此我的血實在跳躍起來，我毫不躊躇。它論藝術和兩性以及真和假。用些可憎的淫猥相。應答。但阻礙我的希望。雖然現在又突進到一種熱情，把嫌惡又消去了。我覺著我光明女格，誠使爲一位女神。那榮光爲何不從我前額默然發出來呢？好些得聞的叫喊，恰如我對我國導火綫的一種祕呢。

何以我的聲音找不出一個字來呢？

我的娘役開門忽然闖進我的屋中。它叫喊說：「給我工錢，讓我去，我一去，決沒有這
樣！」它便歛歛起來說不下去了。

這是甚麼事體？

拉尼的娘役查克看出來道：無緣無故用無節的聲調辱罵它。它是這樣一種態度，決不
慣去安慰，它說我回頭再察看這事體。

伏在婦格蓮塘下的家庭生命底粘泥浮到這上面來了。寧讓散地波延長幻想一回。我
就急速回到裏邊。

第十節

我嫂嫂正熱心弄它的檳榔，唇上露出笑意來，好像沒有起甚麼變故。它依然唱它的歌
曲。

「你的查克爲甚麼罵開門呢？」

「實在麼？這畜生，我定要從這房中掃出它去，像這樣攪擾你的清晨好不慚愧，這開媽，也奇怪。怎麼當你有事的時候，就連忙跑過去擾亂你呢？趙塔拉尼噠！無論如何，你自己休管這家庭瑣事。把它們交代給我，再還到你的朋友那裏好了。」

我們的「心中一帆風」旋轉得好快呀！在外邊和散地波會面，這件事體在周圍規條中分明是做的出外事體，所以使我茫無回答。往我屋中去歇，我知道這是我嫂嫂去做的，它激動它的娘設計畫這場活劇。但是我本身帶着個不堅定的權衡，使我不敢放縱。

想起前日我何以到底忍不住不屈的傲慢，竟向我丈夫要求辭退南枯。那時我忽然覺着羞恥，就是當巴拉拉尼來說：「最愛的兄弟這實是在我的一切過錯，我們是舊式的家庭。我頗不愛散地波巴下的行動。所以我告訴守門的……但我不知道何以使我們的查克拉尼拿這作為羞恥呢？我想那或者是別的道理呵！正是我難改的毛病呵！」

這事體從國家高處着眼，似乎是很榮耀的，當從底下看的時候，似乎是很曖昧的一時使人忿怒起來，然後又覺得討厭。

我自己閉在屋裏，靠窗戶坐着，想一個人倘若能和環境調和，那生命是何等平安。老拉尼拿着檯檯坐在它的窗台裏是何等簡便。在每日義務外作一種天然的坐位。我真趕不上它呵！我自問，在那裏才能它了呢？或者我常常像從一種迷夢甦醒，隨即都忘掉了，或者我被曳到深淵裏，從此一生都不能逃避呢？讓我的幸福離開我，並這樣的損害生命，那麼我在地球上做什麼呢？前九年我作新婦時，初次進的洞房。現在這房中四壁，都像愁悶的。看着我。當我丈夫考試學士後，來家的時候，它給我帶來了諸種蘭，都屬於海外遠邦的。從好些小葉兒下邊伸展開些花瀑布，那樣子好似從個美麗覆甕傾倒出來的。我們兩個決定掛在這裏窗戶上邊。它只開一次花。但是我們常常盼望它多開幾次，很奇怪，我好多日子用習慣力澆灌它，它依然是綠的。

我用象牙彫刻我丈夫的小照放在上面神龕中已四年了。若是我偶然瞧著這個我就不能不低落雙目。直到上禮拜，每早晨沐浴後，常端端正正供獻些花在那兒。我丈夫對於這個時常的責我。

有一天它說：「你把我放在非我所居的高位上，直使我羞見哩！」

「好說的無味呀！」

「我不但羞恥，我還嫉妬哩！」

「你聽噠！嫉妬那個講講！」

「嫉妬那假我，它那僅表明我對於你大小了。所以你要些格外的人能用它優權壓伏你的。因此你自己必須得羞恥謹於另外的『我』。」

我說：「這種話能教我動怒。」

它說：「你何用跟我動怒呢？怨你的命不許選擇。但教你拿我當遮眼物。所以把我弄成出格東西。極力去補謬誤。」

對於這樣無禮的意見我很覺得很傷心，那一天止不住眼淚流下來了。直到現在，我每想起這個來，便不能睜去瞧着這牆鏡。

現在另有一張小照在我屋箱中。整頓這客廳時，我帶去了兩付小照的框格。一個是裝

的散地波的肖像。其次是我丈夫的肖像。對於這張肖像，我沒有供獻過花。但尙保藏在我寶石下邊，因為秘密的緣故。它有較大的魔力。我時時閉門看它。在夜裏，我點着燈，手裏拿着它坐下，注視又注視。並且每夜我想在燈籬中燒了它，算了事一宗。但是我每夜長歎一聲，仍然把它閉藏在我珍珠和金鋼石裏邊。

一位不幸的婦人呵！滿足的愛情何以澆住那每個寶石呢？呵！我爲甚麼不死了呢？

散地波使刻骨銘心的，就是說躊躇不是婦人的天性。在它沒有甚麼左右的。它們的聲音明明白確實的高叫道：「我要！」

散地波有一天演說：「我要！」這是一切創造根基上頭一個字。沒有格言引導它，但它已變作火，且自圍成太陽和衆星了。那偏僻是可怕的。因爲它有爲人的慾望，爲達那慾望。千萬年來無情的犧牲了千萬生靈。那可怖的，「我要」這句話已和婦女化合一體了。所以胆怯的男子們提起全副精神。它用土堤防制。這個原有的洪水。它們恐怕的是那洪水嘩躍前行。要盪盡一切瓜地的籬籬和支柱。那時代的男子們自誇它們能用便宜的圍界。限定這

洪水的勢力。但它仍然匯集增長。現在它沉靜像一個湖，它的壓力漸漸的增加，堤將要壞了。許多沉默的勢力將突進。大吼道：「我要！」

散地波的這些話，好像戰鼓震動我心。那些羞恥。入到靜默中。我自問我全力奮鬥我注意人民所想我是甚麼房裏的蘭草和神龜甚麼價值？它們有甚麼權柄滅殺我。置我於羞恥中呢？這創造的原火正在我心中燃着。

我覺着有一種強情要摘下這蘭草來。從窗戶裏擲出宅去，並剝掉那畫像神龜，放在我襪裡不堪赤條條無羞恥的破壞精神上。我的胳膊舉起來要做，但忽然一種劇痛刺心，兩眼傾淚。我自己便伏地歎道：「這一切結果是甚麼？結果是甚麼？」

散地波小說

第四節

當我讀我生活小說這些頁的時候，我自問：這是散地波麼？我是用話作成的麼？我僅是血肉遮皮的一冊書麼？

這地球不是一種死東西像日月似的。它是呼氣的。它的河海洋發出氣來作它的衣裳。它是被它自己飛空塵土的外套蓋着。傍觀者從外面注視地球，他僅能聽見從氣和塵反來的光。這大陸的迹跡不十分清楚。

像地球一樣生活的人，也常在他呼吸的理想霧中包圍着。他的實地和水都收藏起來，但露出一些完和影。

依我看，在我生命小說裏，好像一個活行星。使我開展一種理想世界的畫。但我不只是要甚麼，和想甚麼，我也是還有些不愛的，和不願意的。在我未生以前，我的創造已經起首了。我沒注意選擇我的環境，和些最好的物質，可以到我的手中來。

我的平生理論使我確信那偉大的暴虐。正義屬於規矩人。偉大就是藏匿著。不正義地面是平的。火山用他的猛烈再觸地而出，顯他自己的高處——他的正義不是向著他的阻力，但向着他自己繼續的不義和純粹的暴虐。已經成了些勢力被個人或民族利用爲豪富或專制。

我所以傳佈不正義的大教訓。我對每一個人說：解脫是原於不正義。不正義是火，爲了他自己成灰便向前燒些東西。無論何時，一個人或一民族，到和不正義不適合的時節，便要被掃進這世界的塵倉。

雖然說，這是我的唯一理想，——不完全是我自身的。在這鐵甲中有許多裂口，有些東西經過裂口向外窺探，是極軟化的有理性的。我常說：因爲我一生最好的部分，當我未來到這生存舞臺以先就創造了。

從那時到這時，我勉勵我的門徒用他們暴虐工夫。一天我們赴一野宴，一隻山羊食草。我問他們說：「你們中間誰能用小刀活割下那隻山羊的一條腿帶到我這兒呢？」當著這個時候，他們都躊躇了。我便自己下手做了。他們有一個看見喪氣的。但當他們看我不移動的時候，他們取我足上的塵土，說我是起過全人類的柔弱。換言之，那一天他們看見那氣色，就包著我的思想，但不覺悟這內我，是用一種奇態的命運創造柔弱和慈悲。

在我的傳記最近篇章中，每日圍繞著畢瑪拉和尼哥海爾增長興趣，也有好些深藏的

事體。惱人的理想。病造成我的傳記。內部。但是我的傳記。一大部分還在外面保存他的勢力。所以在我外面傳記和我極力祕藏。在內裏的目的。其間表示一種差別。不然那不但破壞我的計策。並且破壞我眞生涯。傳記是不定的。——就是一束矛盾事體。我們有理想的人們。極力爭挾傳記。融化在特別模型中。功利的定限。——鑄就一種特形。全世界勝利者。從亞力山一直。到美國豪富。把他們鑄成一把刀或一座鑄錢局。於是找出他們本身的明白觀念。就是功利的根原。

尼哥海爾和我自己中間起了重大的口爭。我一說：「你自己曉得。」那尼哥海爾也說：「你自己曉得。」他的解釋。使這「曉得」如「不曉得」是同等的。

尼哥海爾有一次反駁說：「你得着你的一種功利。這功利是在靈魂的苦惱中得來的。但是這靈魂較大於功利。」

我簡單回答說：「你的話是太空虛。」

尼哥海爾回答說：「我沒法。一幅機器是十分明的。但不是這樣生涯。倘若你要得解釋。

你去認識生命像一種機器，那麼，這解釋不能定爲真理。靈魂不能像功利那樣明白。倘若你在你的功利中尋找他，你單能失掉了靈魂。」

「那麼，這奇怪的靈魂在何處哩？」

「他自知在無限中，於是超出他的功利。」

「但這一切何以通用於我們爲國的事業呢？」

「那是一樣的。說到我們的國家，要達到最後的目的的地方，於是乎那就得着功利失掉靈魂。說到他承認他是一切偉大中最偉大的地方，那或者失却功利，但是得他的靈魂。」

「這個在歷史中有些標本麼？」

「人之所以爲偉大，因他不只藐視功利，並藐視這標本。這標本怕是缺少的，恰似種子中沒有花的標本一般。但種子中依然有花的催發。」

說我全不懂尼哥海爾的觀察點是不對的；倒有我的危險橫在那裏。我是生在印度，他的精毒流到我的血液中。雖然我高聲宣佈在自絕小路上行走的狂妄，尙且我不能完全逃

過。

這正是現在我們國中常有奇異事體的所以然處。我們必有我們的宗教。又必有我們的國風。以及我們的巴嚶哇給大 (Bhagavatia) 和我們的邦地瑪大蘭 (Ban De Maran)。這結果是兩方受害，好像奏一種英國軍樂隊，和我們印度祭禮的管樂相並一般。我一定絕滅這樣含羞忍恥爲一生的目的。

我願西方軍隊不流行於印度。免得我們慚愧於我們熱情的國旗；熱情是母性與賦。我們使我們立足於生命戰場的熱情是美且淨的；——他像蓮出於污泥。他起出重污辱自然潔白並不用畢耳的膀子去洗。

第五節

一個問題苦惱了我好多日子，我何以讓我的生命和畢瑪拉的生命相連絡呢？我是一根漂流木頭要帶起多少障礙爲害物麼？

我對於畢瑪拉沒有使他成爲我的一種欲望。那樣慚愧單是過於清楚他怎樣的要

我所以我看他好像完全十分是我的。菓實掛在幹傍枝上。這幹的要求沒有永久的理由。菓決不能靠依那弱幹保持。他的甜味全爲我積集；他自行交付在我手中，就是他生存理由，以及天性和道理。所以我必摘他，因爲他不爲自利歸我。

但是我苦惱的東西，就是使我得着連絡的。我不是爲統治而降生的。——要騎我的固有駿馬，就是這衆民；並且任意驅馳他，我手握韁繩要我獨知的目的地，因爲有荆棘和泥土在這路上呢！這駿馬現在門口等我，在那裏爬足嚼銜，且長嘶滿天空。我是在甚麼地方，我是要甚麼？能日日放好時機過去麼，我常想我像一陣暴雨——使那滿徑殘花不至不防我的進步。但我僅圍繞一朵花游行像蜜蜂一般——不是暴風雨。所以我常說：一個人自設的埋來想彩色，僅是表面的。這內心的人永遠的保存秩序。倘若能直知我的，他寫我的傳記，寫出我不能和一位班固（Pau In）的笨伯或者那畢瑪拉有區別。

昨夜我翻看舊日記。本我正逐次一頁一頁的翻著，我的腦突被哲學觸破了。我雖說我早發誓不存一些幻想。無論我自己的或他人的。惟願建設生命在一種實體的堅基上。但是

生命的實歷是甚麼？他的堅體是在何處呢？差不多是一種網羅。雖然這線是接連不斷，有好多地方都被些網孔占去。我極力扎掙，這些孔決不退却。恰似我暫暫牢粘在綫上一般。於是誤落在一個孔中！因為我已變感受成爲追悔了。

「我要他；他在這兒；讓我拿他！」這是一種直捷了當的方略。那些勇往求行路的人。要達到他們的目的地。但是有好多神不許，這些旅行太容易了，所以他們已委派「神名叫同情」的妖婦擾亂那旅客。又用他的淚露朦蔽他的眼界。

我能夠聽見，那畢瑪拉像一隻陷網的鹿在那裏扎掙。好一種可憐的警告，到他的兩眼中啊！他去撕解那捆綁好用力啊！這道光景自然使獵人決心。所以我是歡喜的，但是以後我也觸著了，所以我遷延的站在那水涯上。躊躇去速引那救生索。

我知道有許多的工夫，我能夠綁起他來，握著他的手，抱著他到我胸前，他毫不抵抗。倘若我這樣做，他或者不說一句話。也曉得危機急迫，一霎時就要改變全世界的意思了。站在那無數深洞前邊的，尙且盼望着，他的面孔轉白，眼睛發起害怕的紅光來了，在那一秒鐘的

工夫裏，一個永久東西要成形，我們的定數警奇不定的等他（永久）到來。

但是我職這時機過去了。我未用強勁的力量把九分事情作得十分確定。現在我明白有些隱藏元素，在我天性中顯然陳列著，為障礙我的路徑。

所以我佩服拉哇娜是拉馬牙娜的真英雄，有方法待遇佳運。他守細達在他的阿蘇加花園中，等候他的快樂，不讓他直入他的深閨。在他其餘的偉大性質中這個弱點，使枝葉事情全歸無用。別的這樣悔恨感觸使他忽略起來，因鏡靖那不忠信兄弟白喜孫，他僅為苦痛自殺了。

這種生命悲慘都是自招的。起初在帷幕中藏著一件小事到末尾時候把全部工基都破壞了。真正的悲劇就是人不自知他實在是什麼？

第六節

回頭再說，尼哥海爾因他執拗，我可以笑他，我不終免想像，他是我的朋友。起先，我沒理會他的觀察點，但是到後來，我反覺是羞臊。於是我才用熱烈方法像舊時一樣和他談論起

來，但那不說真的有些時候，使我委曲宛轉假裝和他一致。但這樣作偽的事不是我的天性。也不是尼哥海爾的。至少我們有共同地方。所以現在我不單不橫阻他，並且羞見他。

這種種都是軟弱的記號。一種假定的錯誤，立刻變成真實的了，握着你的喉嚨，任你如何也擺脫不了其中一切信仰。我能明白告訴尼哥海爾的就是所有種種事體，外面看起來，好像偉大的實在，以及真理不許站在朋友當中。

不錯，我實在軟弱了。這不是曾使畢瑪拉屈服的那個軟弱他，在我稜稜俠義的全盞火燄中，燃了他的雙翼，當煙朦朧那光明時，他也煩惱起來，且退回去了。當一種感情激變的時候，他欣然拿回他的花冠來，放在我的頸項，但他不能夠，所以他僅合上眼，不去看他。

無論如何，我必不離開安排的道路去邪走，特別在現在的時候，決不該捨棄國家目的去做事。我單要使畢瑪拉和我的國合成一體。激動的西風，掃除了國家感覺的面幕，他便要從畢瑪拉面上掃除妻子的面幕。於是乎沒了遮蓋，也就沒羞恥了。當船載滿人渡海洋，掛起邦地馬大拉的大旗時，要燭礁了。於是，用他作我的權力，並愛情的搖籃。

畢瑪拉要見這些解放的嚴正幻想，使他的鏈鎖從他身上拋却；也不害羞並且他不覺甚麼他被可恐怖破壞力的美麗迷惑了。即刻無忌憚的暴虐起來。我已在畢瑪拉的天性中看見那存在的潛力是暴虐。暴虐是用他的殘忍力保守這世界美麗。

倘若婦女只能脫去男子們束縛他們的人爲腳鍊，我們便能在地球上看見這無羞慚無憐憫的女神克立的活像。我是一位崇拜克立的人，並且我有一天實在崇拜他，放畢瑪拉在他的破壞祭台上，因此得容我預備。

退避的道路，完全關住我們兩個。我們互相劫奪，互相仇恨，但決得不着自由。

第五章 尼哥海爾的小說

第四節

萬物都隨八月潮水濤湧起來。稻子的嫩芽已經展放。這水侵到我們隣近的花園裏。日光恰如藍天的愛情浪投在地面上。我爲甚麼不能唱歌呢？明河之水遙作閃光黃葉漂搖。這稻地隨風震蕩直入金色光閃裏。我對於一片秋情只沈默無語。信世界上的日光射擊我心。

但不返射回來。

當我自覺缺乏表現時，我曉得我被剝奪的緣故了。誰能担保我的伴侶晝夜都沒有一種齟齬呢？畢瑪拉滿有生命的力，所以他決無與我過了九年夫婦的生活爲我所操持。

我的生命只有沈默。但沒有不衝動。我只能「承受」沒有「施給」的運用，所以我的伴侶好像禁食一般。今天我明白畢瑪拉是因伴侶的饑餓疲倦了。

那麼？我歸罪誰呢？我只能像威地牙巴梯的嘆悲。

八月秋天突落了一陣急雨；噯呀！我的房子是空的。

現在我曉得我的房子蓋起來空在那裏。因爲門不能開。但迄今我還不知道他的命運在門外邊。我很喜歡使他收納我的犧牲，承認轉回他的賚賜。噯呀！但只是我的房子通是空着的。

每年，這時候兒，去到散馬大甲板船的上邊唱曲，因爲那是我們的習俗，我常告訴畢瑪拉說，這種曲子，應當反覆地疊句。每曲本原來的疊句是很自然的，帶雨的風掠過漣波河水，

那一片綠地展盡那影幕在水面上，好像傾耳諦聽水聲。這時候，是男女頭一次在那兒相遇見，不在一切牆壁裏。因為我們倆人復反自然，每年至少一次調合兩心相遇的純潔音調，重新我們的愛情。

我們結婚頭二年，我在孟加拉過活，為我要經過因考試。但是自那年以後，七年中間，我們沒有一些破綻。我們在盛開水蓮花中間，稱頌我們的接合。現在却都成了第二期的生命。一樣的八月今年又轉來，我不能裝不知道。我不曉得，畢瑪拉他記得麼？他沒使我覺得我一切是沈默的。

八月秋天突落了一陣急雨，我的房子是空的。這房子因戀愛者的分離成了真空。房子的心還留着樂曲，但房子因為心分散了才成了空的。沈默中起了恐怖、苦痛的喊聲，從那地方出來了。

這苦痛的喊聲當然存在我心裏。我常常想，當我繼續痛苦的時期中，畢瑪拉決沒有真自由。我當完全使他自由，但我決不從虛偽中得着我的自由。

我想我已得著一個悟境了。一個男子很煽動了許多男女戀愛的情火。使他越過他正義的權力，並且現在就在人類名義身體裏頭，他不能禁制了一個人崇拜情慾的偶像，但在神龜前再沒有人類的犧牲了。

今天早晨，我往客廳裏去拿了一本書。白晝我在那裏很久了，我在晨光中，四外顧的時候，我有一陣痛苦。在衣架上，放着畢瑪拉的一件塗利，疊著預備穿。整容台上，有他的香精盒，和梳。他的髮針等等，還有他的胭脂盒。○○○○○○在下面，有他細金刺繡的拖鞋。

從前畢瑪拉還沒有穿惜靴子的時候，我已從拉克奧取這些靴子出來引誘他。他初次預備穿的時候，是很害羞的。他穿著只從屋子走到廊下。他穿破了許多的靴子，惟這雙靴子他珍藏起來了。當我初次給他拖鞋的時候，曾譏刺過他的奇怪的習俗。說：「我覺得你取我腳塵，你想我是睡着了呀！爲防備這腳塵從我睡神離去，這些拖鞋是我的崇拜的供獻。」他回答說：「你休這樣講，我決不穿你的靴鞋！」

我這臥房裏，有直透我心的一點兒細微的空氣。我永決沒有像今天這樣覺悟了我的。

渴慕心何以發出他的根來，圍繞着每個及一切熟悉的東西。我看見這根本的嚴厲，不足使生命自由。倒是這種拖鞋，使人回想。

我留盼到神龕上。我的肖像依舊在那兒，就是沒有些花兒圍繞着，已凋落失色了！論到屋中一切東西，他們的喜悅好像真實的衝動了我，他們仍舊在這兒，因為他們連移動的價值也沒有了。莫管他，讓我歡迎真理。雖然帶着乾枯憂愁的外觀，尚且我還注視前途像那肖像一般。能夠成了不動的。

當我站在那兒的時候，畢瑪拉從後邊進來了。我速轉眼由神龕至書架，便會胡說：「我來拿阿穆勒的日記。」我如何奮力作一種講解呢？我覺着好像是一個作惡者，和是一個侵犯他人之權利者，窺探不關我的一件秘密。我不能正視畢瑪拉，連忙走了。

第五節

當邦有（是我隣家地主的租戶）帶着一籃椰椰瓢來到這兒的時候，那時我正發見時常假裝在外邊屋裏讀書是無用的，我忙碌從事一切，也是一樣和我不相干，——所以將來

一切日子，顯要結放實體東西，並且使我心中決定爲善。

我說：「邦有好啊！這是幹甚麼？」

我已得知邦有經過我的主人。他是很窮的人，我也沒有站在一個地位中替他做過一點事。於是我想，如今定要提起一件事來，幫助這可憐的人，使兩下相好。我從囊袋中拿出些錢，伸手給他，但他合掌說：「先生，我不能拿這錢啊！」

「爲什麼，你不要呢？」

它說：「先生，我明白對你講罷！先前我難苦的時候，從花園裏偷了些椰子，我已老了，離死不遠了，因此我來交還這些東西。」

當時阿馬勒的雜誌沒有給我甚麼好處，倒是邦有的話使我心中輕快起來。在生命中，有好些事，道比男女離合還多的多。這大世界，伸展到無窮的地方，於是一個人，站在中間，能真度量他本身的憂樂。

邦有侍奉我的主人。我滿曉得，他怎樣弄出一種生活去做，每日黎明他就起來了，帶着

一籃秤樹葉子，捲烟，棉色線，小木梳，眼鏡，和鄉婦人所愛的他的小玩物。他涉過沒膝深的水，又越過那那馬蘇壯的地方。在那裏，它把他的貨物換成米。那米的現價，高出那些物價。倘若他轉回來，即刻還得出去一回。連忙吃了飯。到糖果店那裏，幫助做糖果去。一面家來，便坐在作穀鏹兒那裏，一直努力做到夜半。這一切慘苦，對於他本身和家小並不護利，僅僅大半年中，一天吃兩頓飯，吃的法飽飲多少水，他然後用主要的食物，就是最賤的香椒。這樣那少半年全家一天還不過吃一頓飯。

一次，我會喜歡給他一種禮物。我主人說：「但你的禮物是毀壞這人的，那不會打破他的苦命。母孟加拉不只有這一個邦有。倘若他懷中乳流乾，就不能從外邊供給了。」

這些思想，給人停頓我本身決定做出些工來。那日我對畢瑪拉說：「讓我們犧牲生命。從根本拔了我們國中憂愁。」

他帶着笑容說：「我知道你是我的太子西哈他（佛名）但是你不要用你感情的急流連我也漂去，便完事啊！」

「西哈他獨自發了他的誓。我願意爲我們大衆聯成一氣。」

這理想在談論經過了。實事是畢瑪拉有一個太太稱呼在心裏。雖說他自不樂意，但他生成的是一個拉尼。他心中很信有一種對於下等階級的煩悶與痛苦。自然，他們的生活永久是缺乏的。但是缺乏對於他們沒有要緊的意味。他們這個狹隘正保護他們，好像堤岸保護池沼一般。要擴張境界單露出這粘土來。

這實事是畢拉瑪單來到我的家中，未到我的生活裏。我是很尊崇他的，給他留下很大的一塊地方，所以當我失了他的時候，我全休生命變成狹小和有限的了。我會拋棄其餘一切物體到一隅上，單爲畢瑪拉預備一間房子，收拾着，好像我裝飾他，調理他，教育他，晝夜圍繞移動他似的。便忘記了，人類是何等偉大的。生命是何等的珍重。每日實在的事體由人身弄的越好，那真理就不見了，並且自由也喪失了。畢瑪拉使這單純實事成了很痛苦的主體。於是那真理從我身中隱藏起來。因爲在我悽慘中沒有找出路徑來。當我穴處的時候我展布到全世界。所以秋天早晨，在我的耳邊這疊句囁囁私語道。

這八月秋天突落了。一陣急雨，嘩呀！我的房子是空的。

畢瑪拉的小說

第九節

這改變須與經過了孟加拉的心是可怕的。這好像恆河觸着了火不能點，和灰水不能團成的生泥的散。六千兒子的灰一般。孟加拉的死灰忽然說：「我是在這兒哩！」（散）
「兒子被密呢成灰非恆河水下不能復生見古印度史。」

我在某處會讀過古書，說希臘國有一位彫刻家得了一個好資料，給他親手造的肖像一個生命。在那奇跡裏邊，居然有導引生命的先型。但是在這一堆死灰中，那裏有結合呢？假使他們堅硬如石，我們還可以發現形狀的好多希望，就像阿哈亞似的，雖然轉變成了石，到底他成人類。然而這些散灰經過造物主的指縫中落在塵土上，又被風吹到這裏那裏，後來他們又變成堆了，但決不像以先的結合了。尙且到孟加拉的這個時代，這解放的連合，又成形了，在我們的門口上，用一種雷風宣佈說：「我是在這兒哩！」

我們不禁想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事呵！我們歷史的關鍵，好像從那些醉神的冠上落下來，落到我們的手中。我們過去沒有類似這樣的事；我們希望我們一切的缺乏和窮困用些稀奇的魔咒消滅了；我們在可能和不可能的中間更沒有界限了。萬物似乎對我們說：『他說來，他已來了。』

於是我們深信我們的歷史，用不着甚麼戰馬，他好像天上的遊行馬車，用他自己的內力移動，決不能付驅駕者工錢，祇常常給他滿杯酒。然後在難成的極樂園中我們希望的目標可以達到。

我的丈夫不是常不移動的，但經過我們的全體的激勵，在他身上加添了些深深的悲痛，他在現在濤浪以外似乎有許多幻想。

他記得有一天，他和散地波爾接續談論之間，他說：好機會來到了我的門口，並且自己通報進來。單證明我們沒有權力接收他，——我們未曾保存些東西，在家中能預備請他進來。散地波耳回答說：『不然，你說話像一位無神黨。因為你不深信我們的神。在我們顯然

看見那女神，帶着他恩典降臨，你尙且不相信他的靈應。」

我丈夫說：「因為我很相信我的神。我所以覺得對於他崇拜的預備是缺欠的。神有權力賜與恩惠。惟我們定要有權力收納他。」

我丈夫這種議論只使我煩惱。我由不得接着說：你想這激勵單是一種狂醉的火，但到那時候，那狂醉不是能與奮遮？

我丈夫回答說：「是的，」「他能與奮不是武器。」

我向前說：「與奮是上帝的禮物。武器是一種機械的供給。」

我丈夫笑了。他說：「機械在施行他們的供給以先，要取他們的工錢。」

當散地波爾，他鼓起兩腮來反駁道：「你別操心，他們的工錢當然要付的。」

我丈夫回答說：「當工錢付了以後，我再請晏樂，決不先請。」

散地波爾輕蔑說：「你不必想我們靠着你佈施音樂。我門的宴席，付價是超過一切的。」

於是他就用重濁聲音唱道。
無○價○值○愛○的○戀○人○不○要○還○價。
單○吹○着○那○隻○笛○管○無○物○可○買。

把我心是引去了。

以後，他轉過身來向我說：「蜂后，倘若我唱只證明音樂化爲人的生命，缺乏好聲音也不要緊。當我們盡全力和諧唱的時，那唱便低小了。現在這音樂滿潮掃過我們的全國，讓尼哥海爾奏他的一節。那時候，我們用我們悲慘激發的音聲鼓動這國土。」

「我的房子對我叫喊：你爲什麼出去，失了你的一切呢？」

我的生命說：你所有的一切被風颳去了。

倘若我們定規失掉我們的一切：就失掉他罷！他到底有甚麼價值呢？

倘若我們定要喜悅，毀壞便含笑去做哩！

因爲我的要求是不道德的死沒。

尼哥海爾，實在是我們全失掉了自心。因我們勇往前，便沒有人再保持我們置身於容易可能的界限中，突到那絕望的不可能。

索引我們退後的那些人。

他們不曉得那疏忽可怕的快樂。

他們不曉得我們從那曲路末端有我們的呼叫。

那都是善的、直的、整齊的，

讓他顛覆在這塵土中。」

我想我丈夫要接續著辯論下去，但他默然起身離開我們走了。

使我心中震動的那件事體，單是一種外面熱烈風潮的變化。這風潮直掃過全國。從這端。到那端。我的命運的御車，是快趕到了，並且那車輪的聲音，已震動我的全體。有一種不變的感覺。我即遇見些格外的事體。雖然對於這些事體有責任，還不是我的。人家不是想我在邪正或其他感情的平面中移動麼？我時常要這個謎！我時期盼這些事體麼？請瞧我的生

平再告訴我。

通徹我一切過去，曾符合於我的皈依，——但是限於受這恩賜的時候，一種異神便顯出來了啊！正像這睡醒的國家帶著他的邦地馬太達拉賀祝國家前途。於是又刺動我一切血管和腦系，鼓舞歡欣去迎接那想不到的，不認識的貴客。

一夜，我離了我的床，從我屋中溜出到那公壇上。我花園牆外邊是將熟的稻田。經過鄉村樹林的纔一直到了北邊。那一道的閃光已看見了。這全是景緻睡熟在黑暗中，好像將來創造的大胚胎。

以後，我看見我的國中，有一位婦女像我自己一樣在那裏站候。他是被許多不認識人的突呼，從他的房角把他拉出來了。他沒有工夫停歇，去思索，或自己點起火把只突進到黑暗裏去。我甚知道他的靈魂應着叫他的那遠笛管；他胸中如何忐忑，他如何覺着他近了笛管。嗚呼！那笛管已經是他的了。所以他不管甚麼好歹蒙目向前跑，他不是人母。沒有饑渴小孩們，叫他家中晚上也不點燈，他沒有家務。非也，他急速到他相約的地方去，因為這是詩人感

那蛙的土地，他從拜別了家庭，又忘了家政，他沒有東西，祇有一種逼迫他的深奧不可測量的痛苦，——由甚麼道路，到甚麼地方，他也不注意。

我也恰抱有了同樣苦惱，我也失了我的家庭，且也迷了我的道路目的和方法，對我都變成泡影，只留著痛苦在那裏進行啊！悽慘的夜遊人，當黎明時候，你將覓不見返歸的路跡了。但是你爲甚麼要返歸呢？死神一樣好服事，尙從令黑暗吹笛，是領人到滅亡那裏去。以後你爲甚麼還苦惱呢？當我沈在黑暗裏的時候，沒有我也沒有善惡，也沒有哭笑，還再有甚麼呢！

第十二節

在孟加拉的時機忽然逼迫的奔來了，艱難的事體變成容易的了。一件接着一件很快的，再沒東西阻礙了，一直到我們國的邊隅中，起初我們縣是退後的，因我丈夫不願意強佔鄉村人，他常說那些爲國的人們，實在是國家的奴僕，但是用國家名義強迫他人犧牲的人們，是國家的仇敵，他們在根本上砍斷了自由，在枝梢上去取他。

但是當散地波爾來住到這兒的時候，他的伴黨們到徧國開始運動。在街市上演說。於是那激動的波浪又捲起我們來了。一般鄉村青年們都依附他。也有些人在鄉村名譽不好的。但他們純粹的熱心啓發起他們內外一致。當一陣大快樂和希望的清風掃過這塊大地時，分明一切污穢泥土都蕩盡了。因為他們國家在憂鬱痛苦中很難使人們清白正真康健。於是大家都轉眼注視我丈夫，因為他的財產盡是洋糖洋鹽和洋布尚未被賣罄。連那管財產的官，也覺得慚愧起來。而且前多時，我丈夫輸入國貨到我們的鄉村裏。尚且明裏暗裏曾被一般老幼歸咎他的愚魯。那時候，瑞地石還未足自誇，我們用滿心貌視了他。

我丈夫尚使印度製的刀削他印度製的鉛筆，又用蘆管筆寫字，使銅壺飲水，晚上點一盞古式草麻子油的燈作工。但他的這個蠢笨軟弱的瑞地石決不表露。特當他的客，有官吏或些歐洲人來的時候，我們對於他客廳中那些不精美無款式的家俱甚覺羞恥。

我丈夫常輕蔑我的抗議。他面帶笑容說：「爲甚麼讓這些瑣事擾亂你呢？」

「他們若想我們是野人，不然，他們就要說我們缺乏一切經驗。」

「倘若他們那樣想，我便要對付他們，就是去想他們的經練，尙未深似他們的白皮膚。」
我丈夫有一種平常的銅壺，在他寫字桌上，他常用他當花瓶。當我聽說有些歐洲的客人來的時候，我常常偷到他的屋中，放一件歐洲製的花瓶在那地方。

他終是反對着說：「畢瑪拉，你瞧，那銅壺和那些花朵本無知覺；但是這件東演很大聲反抗那個意思，這單適合那人造的花兒。」

巴拉拉尼單會引誘我丈夫的幻想。一次，他來喘着氣說：「啊！兄弟呀！你聽見了麼？很可愛的印度肥皂出來了啊！我們奢侈的日子過去了。倘若那些肥皂不含獸脂，那麼，我就喜歡試用些個。」

這類東西使我丈夫橫過一切，房子用香氣和肥皂汎濫了。真的，全是肥皂啊！他好像劇烈的嘛打水一般。我豈不曉得，我弟妹本身用的一切肥皂是歐洲老舊貨，一面用這些肥皂教僕女去洗衣麼？

又一次說：「啊！最愛的弟兄！你替我拿些個印度新筆管來。」

他的弟兄照常受騙。於是巴拉拉尼的屋中亂七八糟的放下各種怪木桿，都是借著瑞地石的筆竿名字弄來的。在他也沒有甚麼分別，因為讀書寫字他都外行。尙且他在寫字格中放着同樣象牙筆竿，僅這一管是常撫弄的。

這實事全是想爲打動我的，因爲我常不想加入我丈夫的空想中。我不好盡力去揭露我弟妹的虛偽。倘若我一直說出來，我丈夫面上很難過。一個人想救出被騙的人，是多麻煩呵！

巴拉拉尼愛縫紉。一天我忍不住笑起來說：「姊姊，你怎麼這樣騙人！當你兄弟在這兒的時候，你噴出唾花來稱讚瑞地石的剪刀，但你通常作活用的剪刀，總是英國造。」

他回答說：「有甚麼妨礙？你不知道那可以使他快樂麼？自從他小時，我們就在這家裏一同長大的。我不能像你一樣，忍看他的笑容滅去。可憐的寶貝呵！除了在鋪中玩耍沒有樂趣。你是他唯一的消耗。你還要作成他的毀壞麼？」

我辯駁說：「你無論說甚麼，兩付面孔總是不對的。」

我弟妹當我笑起來了。「噫！我們拙劣的小趙塔拉尼，簡直像教書先生杖的那樣直法；但這不是女的道理，婦女是柔和的，不用扭就會彎的哩！」

我忘不了他說的，那些個話；「你是他的消耗，你是他的毀壞呵！」今天我覺着——倘若一個男人必須用些個醉藥千萬別讓醉藥是個婦人。

第十三節

我們的財產在散克撒耳，是個縣中最大的商業中心點。在某小支流一例，有一座勸工廠，他例，有個星期市場。這塊水得着雨和河連起來，好些個小船可以經過，許多的絨線和棉物冬的貨物，都運進來販賣。

在我們熱度高時，散地波爾提倡，要使外國有勢力的貨物，從我們國界排斥出去。

我已打了一個冷戰說：「那是自然！」

散地波爾說：「我和尼哥海爾已經討論了，他告訴我，他沒心演說，但他也不阻壓。」

我帶一種驕傲有權力的理性說：我曉得我丈夫愛我是怎麼的情深，倘若我是清醒著，

那麼當這時候，我本身甯可撕成碎塊。都不確說我的要請，撒散但地波爾不能不用我沙克梯的全力爲強迫。

散地波爾用他無抵抗的法子使我自然感覺，這宇宙的潛力如所用種特別牽會的形狀對於每個人身上發現了。他說：大哲學家維石那蛙論樂利的沙克梯，是住在創造的心中，常常引誘他的永久戀愛者的心。男人們有一種永久愛慕在他們自己天性中表現出這沙克梯來。我們許多的人這樣繼續着作，立刻清白從黑暗處來到我們這兒的音樂，他突然唱。

我們的笛是不住的唱着，

如今當我們對面時，都靜默着，

當你伏藏時，

我的招呼要從這天空到那天空去尋找去；

但如今我一切的哭聲，

在我所愛者面孔中看見笑容。

我聽着他的寓言，就忘了我是率真的畢瑪拉了。我是沙克梯，我是宇宙的快樂，合成一體的，萬般不能束縛我；萬般沒我不能的；我所觸着的東西，就等着新生命圍繞我的。世界是我的一種生創造，因當我的響應如此觸動時，看見在秋天中沒有這樣富麗呵！國中的真奴隸就是英雄，我的這個供奉者——這火燄的烈性，這熱烈的潛力這光耀的天才——他也是我從這一秒鐘一秒地所創造的，我豈看不見我的精神時時灌注新生命於他麼？

他日，散地波爾求我接見一個青年，名叫亞冒耳，是他的一位熱心門徒，在一分鐘裏頭，我看見一閃新光從這童子眼中發出，我就曉得他也有了沙克梯彰明的幻象，使我創造力在他血液中就活動起來了。散地波爾翌日說：『你有甚麼魔術啊！那亞冒耳已經不是一位惡劣過火的童子了。誰能藏你的火在你的屋頂下邊呢？他們每一位早晚被那水燭著。』當一切燈都明亮的時候，我們在我們國中有多麼一種極大地蛙利的快樂呀！

我盲昧於我本身的榮耀，乃決定允許皈依這個恩賜。我自信，我所冀要的東西，沒有一個人阻礙我。當我與散地波爾談論後返到我家中的時候，我鬆開我的髮又束起來，支路比

小姐教我一個法子從頭頸起他束，然後挽成一種髻兒。超出我的頭上。這種樣式和我丈夫的恩寵有關。他有一次說：「可悲的是造物者使我窮於挑選，不如詩人克利大，能表顯一位婦人頸項上各種的奇異，凡詩人大概愛使他為一種花莖，但我覺着他是一捆火把，高舉起你那黑髮燼來。」因此他又教我完全反舊麼？

我召我丈夫，在舊日，我能計畫一百零一個理由，好歹教他到我這兒來。現在這一切都停止了，因為好多日子，我丟失了計畫的藝術了。

尼哥海爾的小說

第六節

那趙的妻子因為長期癆病剛死了。那趙定要忍愛一種清潔儀式，一來洗滌他本身的罪惡，二來乞情于他的親朋，親朋替他一計算，對他報告說：共須值一百二十三羅卜。

我高聲狂叫說：「多麼荒謬呵！那趙！你休服從這個。他們能對於你怎麼樣？」

他好像一種負重疲乏的畜牲，睜開他的可憐的眼睛看着我說：「先生，有我個長女，他

將要出關，我的窮妻最後的禮式應該舉行哩！」

我高聲說：「邦趙縱使這罪是你的，你確乎早已愛夠了。」

他很承認的說：「先生，那是不錯的。我賣了我一分土地，又典當一切，還付了醫生的藥賬。但我還是免不了對婆羅密的供奉！」

這辯論有甚麼用處？我不知道幾時才能使受這樣供奉的婆羅密自己清潔呢？

邦趙當在它妻病死後，蹣跚在餓苦境界要沈向地獄去了。他在絕望中，去坐在一位隱逸者的腳前，要得着一種對苦痛的安慰，並且繼續着熟悉了一種哲學，足可使他忘了他的孩子們的饑餓。一時他自身沈入一種理想中，以為這世界是空的。倘若快樂沒有了，痛苦也是一種幻想。他一夕留他的小孩們在他們的倒蹋茅舍中，他起身外出任意游蕩去了。

我在這時候兒，不曉得這件事體，因為恰有神鬼的一種真實海洋乳酪在我心中。我主人也沒告訴我說，它把邦趙的饑餓小孩們帶在他自己的屋下邊，並且照管他們，雖然他獨自在家中，還終日在他學校中服務。

過了一個月，邦趙回來了，它無慾熱度覺得消滅了，他長子和長女緊撲着他哭喊說：「父親，你往那裏去了。」他的最小的兒倒在他懷中，他的次女靠着在他背後用胳膊圍抱他的頸項，他們都哭起來了。邦趙歛容着對我主人說：「先生啊！我沒有力量給我小孩們飽飯，——我不能自由離開他們。我不知犯了甚麼以至受這樣重罰，我的手脚全捆起來。」

這時候，邦趙底那些小商連合的絲線全拆斷了，他看是不能收回他們來了。他只得依我主人的簽字下，在他回來時主人收留他在家中，並沒說一句教他回家的話。後來，我主人要驅逐他才說：「邦趙，你瞧呀！倘若你不照管你的茅屋，那都要倒坍了。我借給你一點錢，你拿這錢做一點小生意，以後再漫漫的還我。」

邦趙不很喜歡，這樣的東西就沒有可愛的麼？當我主人求他寫收條的時候，他覺着這恩惠是要報酬的，很沒有價值。雖然我主人決不使外面的禮物留作內心的感謝，破壞自尊。就等於破壞階級，那就是它的理想。

邦趙簽字後，不覺伏地給我主人施最尊重的禮，——就是取足塵。這使我主人微笑，他要

莫過于那個伏地較低的禮。實在他的道理是說：「施禮還禮是人和人平衡但尊敬是過付的。」

邦趙就在市上買些布匹，到鄉村賣去，實在，它沒有多得回現錢來。但能換些同樣貨物，就是米、麻，和別的農產，好去結算他的賬目。過有兩月光景，它能交回我主人債項中一種期款。並帶着這款。行一種符合身分的深鞠躬禮，他覺着他尊敬了一位獨一無二的聖人。並且這聖人也不是超過貪利之徒的。

當邦趙這種生涯中間，瑞地石的全體的衝動湧落到它身上。

第七節

當放假的時候，我們村和鄰近村的好些青年從他們的學校中回家來了。他們全體熱心附和他們的先導散地波爾。又有些太激烈分子。他們的學業全捨棄了。有好多的童子是我這裏學校的自由學生。還有些在加爾苦達由我維持的大學生，他們集成了一個團體，要求我從散克撒明市上消滅外國貨物。

我告訴他們說：「我不作那事。」

他們諷刺說：爲甚麼！「馬哈拉夏，對於你有莫大的損失麼？」

我也不管他們的侮辱聲口，並且對他們說：這種損失將落在窮人身上，和賤客身上，不在我身上。當這時候，我主人出來調停著。

他說：「是的，這種損失是他的，不是你們的。這很明白的。」

他們又說：「祇是一個人的國家……。」

我主人又插着說：「這國家不是說土地，是說人民住在上面。你們會看見人民遭遇的事情麼？但說現在你們應說明他們將來吃甚麼鹽，穿甚麼布，爲甚麼教他們忍受這種苛刻，並且我們爲甚麼讓他管呢？」

「但是我們自有印度的鹽，和布。」你們可以隨便發揮你們的怨恨，維持你們的狂信。你們是豐裕的，你們不關心痛苦。窮人不妨害你們，你們却主張強迫他們。當下的情形，他們每分鐘爲他們簡單生活生死去努力。你們就不能給他們想一些特殊的法子，——少微和你相

同點。你們往前會享過一種高等程度的生活。現在你們下來利用他們作你們怒恨復仇的器具，我以爲那很卑劣。」

他們全是我主人的老學生。雖然他們震怒，尙且他們不敢不恭敬。他們轉向我說：「馬哈拉夏，那麼一個人，要障礙全國做成功的道路麼？」

「我是甚麼人，敢做這件事麼？我何勝拚命去幫助呢？」

一位有學位的學生，帶着冷笑的樣子說：「我們可以考問怎樣的實在幫助我們麼？」

「我曾輸入印度紗廠裏的線在我們的市場上賣，並在散克撒耳打成包，送到鄰近的市場上去。」

學生宣佈說：「但我們會去到你的市場，沒見有人買這紗。」

「那不是我的過失，也不是我市場的過失，這只表明全國不信用你們。」

我主人又接着說：「不但是這。還表明你們本身担任做的東西，全是苦惱別人的。你們要那不信任你們的商人買那紗，和不信任你們的織布匠做起來。那麼，他們的商品究竟

混入那些也不信用你們的消費者手中。這是方法麼？是你們的哀求，地主的壓迫，其結果，一切正義，是你們的，一切窮困，是他們的。」

一位科學專門學生續着說：「我們可以冒險進問一句：你享受的窮乏是甚麼？」

我主人回答他說：「你們！你們願曉得麼？這是尼哥海爾自己買印度的紡紗，他要辦紡紗學校去學織，並且他拿他既往的耀光事功去審查。他的綿織布下了織機，那價值不讓金線布的價值；恐怕單找到一種用處，就是做他寢室帷帳，還是薄弱不可以遮蔽他。當你們不守信約的時候，你們將高聲笑技藝的功効了？倘若他們細工價值增漲起來，你們又說是外國貨了。」

我平生很知道我主人，但我決未見過他這樣震怒。我能夠看見他多時心中積存的痛苦，因為他過於愛我，並且他習慣的鎮定，已暗地變成根本破裂點了。

科學生說：「你是我的長者，我們和你爭辯，是不相宜的。求你告訴我們到底，你不決心從你市中逐出外國貨麼？」

我說：「我不因為那些貨不是我的。」

技藝科的學生笑着說：「因為那你有一種損失。」

我主人辯答說：「因為損失是他的。他就是最好的審判。」

他們高聲唱着邦地馬大朗離開我們去了。

辛夷集 (全) 郭沫若編

實價一角五分 寄費加一

此書係現代名學之詩文選，藝術深醇，詞句簡練，正如月下
睡蓮，花間珠露，取材嚴密。內容清麗，凡愛讀創造社出版
之書籍者，不可不讀此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新月集 實售二角五分

王獨清譯

這是一本散文詩，是泰戈爾思想的代表著作。他的思想是「人生與自然」合以偉大的「愛」破除一切「理智」的桎梏，固障，而達於「無人無我」之境。煩關於人生歧路上的青年們，潛心體此，當獲得「安身立命」之道！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蔦蘿集 (全)

郁達夫著

實售二角五分 寄費二分半

本書由血淚，蔦蘿行，選輯，三篇集合而成。付印時，復經著者自行整理，加以修改，故三篇雖產生年月不同，落筆之心境各異；然細味其悲痛之情調，則前後一貫。曾讀過郁先生的著作者，不可不看，愛新文化者，尤應愛此！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玄武湖之秋

(全) 倪貽德著

實價四角

寄費四分

本書是新進作家倪貽德的創作小說集，是他對於新文學第一
同的貢獻。他是一個青年畫家，俱有藝術的天才，所以他的
文字十分美觀，本集所收，皆一時難得之作，實歡喜新文學
的所必觀之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茵夢湖

實售一角五分

郭沫若譯

這是德國名家小說的一種，裏面含着哀情的著作，情節的苦楚，讀者無不爲之流淚。現代的青年們，想免却溺死愛河中的苦楚。快讀此書，可爲之一救！譯筆尤稱美妙，六版時曾由郭沫若先生改正不少！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魯拜集 (全) 郭沫若編

實價二角 郵費二分

此書爲波斯天文詩人費默爾亞謨的四行詩，曾登創造季刊，久已膾炙人口，今更由郭沫若君親自訂正，增以英文譯詩爲合璧本，并有導言一篇，研究新文學者，不可不備此世界文學的寶典。

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再版

本書實善本
外埠寄

1.25

家庭與世界

全一冊

版權所有

原著者	太戈爾
譯者	張墨池
發行者	景梅九
印刷者	趙南公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分局

上海四馬路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南京長沙

87
50781

門
牌
號
923125